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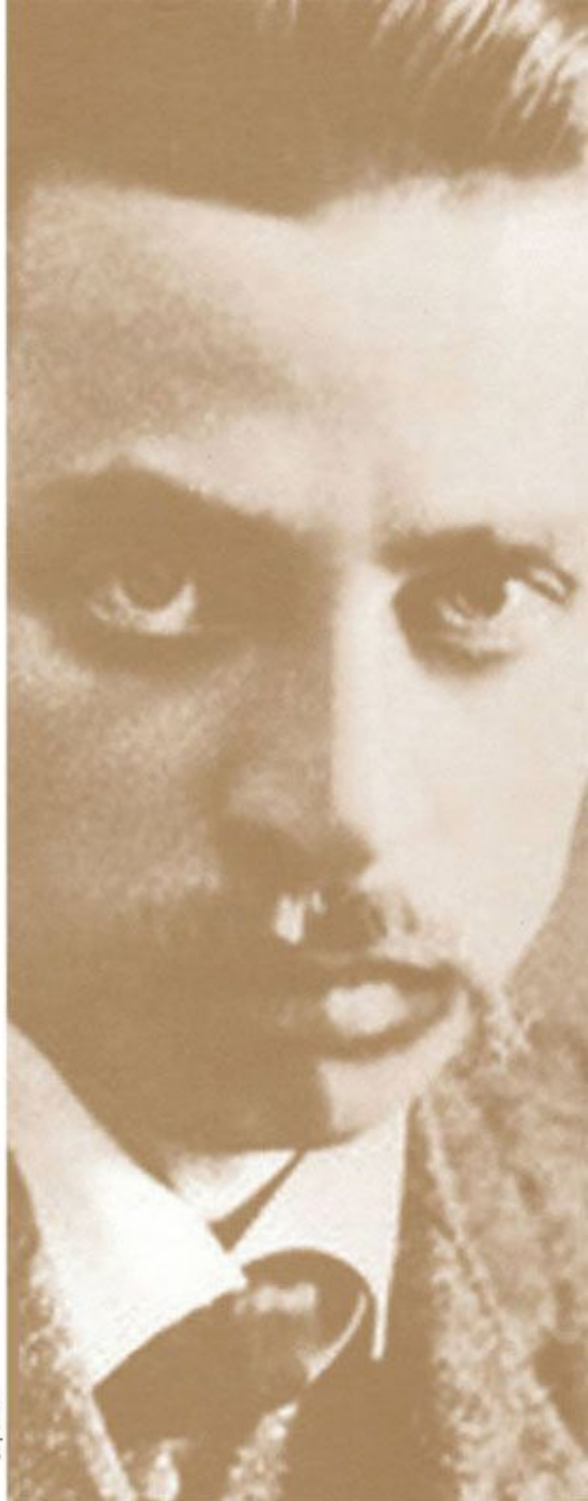
给一个青年诗人 的十封信

Rainer Maria Rilke

里尔克·著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序

导读

Einleitung

1 . Brief am 17. Februar 1903

2 . Brief am 5. April 1903

3 . Brief am 23. April 1903

4 . Brief am 16. Juli 1903

5 . Brief am 29. Oktober 1903

6 . Brief am 23. Dezember 1903

7 . Brief am 14. Mai 1904

8 . Brief am 12. August 1904

9 . Brief am 4. November 1904

10 . Brief am zweiten Weihnachtstage 1908

作者生平简表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请进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声资源网站
(www.sflepaudio.com) 下载本书MP3录音，详情请参阅网站“新手上路”。

卡 号：09120015
验证码：12fa2590

本书所配录音版权属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未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书面授权，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将音频资源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使用于其他任何场合。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主编 卫茂平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Rainer Maria Rilke
里尔克·著

Einführung, Anmerkung & Übersetzung: Zhang Fan
张 帆 注译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 (奥) 里尔克著 ; 张帆导读 . —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10 (2011 重印)

(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1209-8

I . 给... II . ①里...②张... III . ①德语—语言读物②书信集—德国—现代 IV . H33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05332号

出版发行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 200083

电 话 :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 陈 懋

印 刷 : 上海先锋印刷厂

开 本 : 787 × 1092 1/32 印张2.75 字数92千字

版 次 : 2010年2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 2100册

书 号 : ISBN 978-7-5446-1209-8/I·0078

定 价 : 14.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 可向本社调换

序

出版“外教社走近经典德语阅读系列”，出自外教社策划编辑的总体设想。既是“导读注译”本，也就是说丛书体例已定，无须编者费神。但“导读”什么，却颇费踌躇。篇幅所限，不能过长；要单独成册，也不能太短。所以最后选出的，大体为中等篇幅的作品，也有由短篇组成的“文集”。

作者的确定，是选篇的另一问题。德语文学的不少经典之作，尤其是像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其德语原文，近年来在国内屡被选家看中。研究或写作要求“出新”，选编外语读物也该不拘一隅。经过斟酌，我们圈定（以下按作者出生年份排列）叔本华（1788-1860）、默里克（1804-1875）、俾斯麦（1815-1898）、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冯塔纳（1819-1898）、拉伯（1831-1910）、里尔克（1875-1926）以及爱因斯坦（1879-1955）的八册德语作品。作者大多出生于19世纪，其活动时间，除了最后三位，也集中在19世纪。这个选择的结果，首先与“经典”的要求和“出新”的愿望相干，因为所选作品不仅可算“经典”，更主要是它们（尤指德语原文）在国内不容易读到，有的甚至阙如。其次同德语语言的发展关联，因为恰恰在19世纪，现代德语正式形成，并在成熟和规范、丰富及典雅上，达到一个后世很难企及的高峰。而且，鉴于我们目前的德语学习，世风所趋，更多地依靠时文，追求实效，阅读来自这个时期的文本，对我们研习经典德语，认识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愈显重要。

以上作者中的半数，即默里克、冯塔纳、拉伯和里尔克，属纯文学作家。默里克创作颇具浪漫主义色彩，语言朴素，情感真挚，尤其对音乐情有独钟。《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即是一篇充满音乐要素的艺术家小说。其中译本在国内不难找到，但其原文之精妙，恐怕只能在阅读德语原作中，才能真正体味。

冯塔纳则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他运笔不事声张，生动又不失含蓄。特别是女性那纯真的情感和凄惨的命运，往往在他笔下跃然纸上。其小说故事发生地，常常在德国的大都市柏林。两德统一后，柏林文学界要恢复自己的创作传统，力图推出所谓的“柏林经典作家”，以对应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魏玛经典作家”，其领衔人物就是冯塔纳。他的代表作《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等，已有中译单行本。但偏偏我们这里选中的、在情节内容及艺术风格上已为上述作品奠基的名著《迷惘与混乱》（1888），似乎至今知者不多。谨借这套系列丛书，补缺拾遗。

拉伯也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熟悉社会下层，人物刻画细腻，语言机敏幽默。这里推出的《雀巷纪事》，突出地表现其创作特征。本书已有中译本。有心的读者，不妨现在读一下它的德语原作，看看在约一个半世纪前，德国作家是用何样语言，展现那条又短又窄的“雀巷”的。

里尔克超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与手法，被视为象征主义文学大师，尤其以诗鸣于世。本系列则选中他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用中国诗人和日耳曼学者冯至的话说，这些信“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位”，“里面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而他那诗人婉丽多姿的笔法和真诚感人的情谊，让这些信笺的动人魅力，经久不衰。坊间也有此书中文译本，德语原文尚未见有国内出版社印行。

本系列另四册导读注译读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叔本华是哲学家，俾斯麦是政治家或国务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哲学家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创立人，而爱因斯坦是科学家。但他们有一共同点，即都是德语语言大师，其著述极富文学性。而这点并非为人熟知。

长期以来，叔本华在中国以其所谓的悲观主义哲学闻名，其中有误解的成分。本系列所收叔本华晚年力作《人生的智慧箴言》（摘编），讨论了比如健康、财富、荣誉和养生等日常问题，直面人生，充满睿智，可以部分地纠正这一评判。他不仅思想缜密周到，而且文字也洗练雅致。据载，卡夫卡曾经有言：“叔本华是一个语言艺术家，仅仅因为他的语言，我们就应该无条件地读他的著作了。”这实为我们在此推荐他的一个理由。

俾斯麦作为1871年德国统一的头号功臣，一直以其所谓的“铁血政策”闻名天下，但其精湛的文风却鲜为人知。这里选出他的若干书信、包括他给妻子约翰娜的情书，虽然时常与他执政时期的政治事务牵扯不开，颇具历史价值，但他那以严谨而不失灵动、热情而不乏矜持的语言道出的风雅柔情，确实能让世人对这位孤傲狷介的“铁血宰相”刮目相看。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座丰碑。不过，就文学性而言，这篇纲领也堪称佳作。仅看“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样的开头，我们可能很难想像，它引出的是一篇战斗檄文。其实，非灵气在腕，曷能臻此。马克思还是语言艺术家。在1865年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自己的作品这样说：“不管它们会有怎样的不足，我文章的优点都是艺术性的整体。”长期以来，《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因素往往遮盖了它的艺术色彩。而其犀利的笔锋、形象的比喻及晓畅的文字，不读原文，是很难真正领略的。我们的选篇，希望能给中国的德语学习者，提供欣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笔墨之美的契机。

爱因斯坦是本系列所收作家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但他除了为世界科学史做出伟大贡献外，还就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题目写过大量文章。此处选编的文字，出自他的《爱因斯坦晚年集》，不仅体现了他对于社会、文化、科学和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负责任的成熟思考，也展示出伟人坦荡真挚、深入浅出的文风。

按该系列导读注译读物的统一体例，各位编者在每册书中，除有一篇导读外，另有若干段落译文。如上所说，本系列所收篇目，其中部分已有汉译，部分尚未介绍到中国。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所给出的汉译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典译文”，只是翻译尝试。译者基本上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青年教师，奉行的大多是译文能够经受同原文对照的直译原则，其译文很可能有别于其他翻译。倘若读者能以此给出更恰当的译文，从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更喜爱德语文学与文化，本丛书的目的，就能更好地达到。

优美谨严的德语，不仅仅出自一些文学大家的手笔，更有像叔本华和尼采，俾斯麦和马克思等哲学家或政治家，同样创造了杰出的语言艺术作品。笔者一直有向我们德语学习者及同行也介绍这些“圈外”语言大师的想法，苦于没有适当机会。随着我们的外语教学越来越朝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机会似乎变得更加渺茫。适逢外教社有出版这么一套丛书的设想，就有了却夙愿的机会，甚感欣慰。谨对我们的出版人表示感谢，也欢迎读者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和指正。

卫茂平
2007年春节于上海

导 读

攀登艺术圣山的指路明灯 ——里尔克与《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赖纳·玛丽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原名赖纳·卡尔·威廉·约瑟夫·玛丽亚·里尔克，是现代德语文学界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也是继海涅之后，最具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他的诗作大多充满孤独、感伤、焦虑、惶恐的世纪末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在艺术形式方面深邃又复杂，晦涩又朦胧，对20世纪西方文艺界和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象征主义的批判性超越和对存在主义的探微，使其成为象征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和存在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先驱之一。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有言：里尔克作为“贫困时代的诗人”，以“自己诗的历程”现身说法地展示了“诗人何为”的命题，尽管只是“通往深渊的小径上的一些标志”，但却展示了“存在者之真理”。作为世界文坛公认的文学大师，中国读者对里尔克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被译介绍给中国读者，并冠以“咏物诗人”的美誉，其诗歌也通过冯至、梁宗岱等翻译家的妙笔折服了一代代中国诗歌爱好者，影响和哺育了中国现当代众多诗人。

里尔克出生于奥匈帝国布拉格的一个德语少数民族家庭，具有奥地利克恩滕贵族血统。他自幼体格瘦弱，喜欢寂寞，但天资很高；九岁双亲离异，跟随有点神经质的母亲生活。母亲念念不忘里尔克夭折的姐姐，从小就把他当作女孩来抚育，让他蓄长发、穿花衣、以玩偶为伴，甚至用早逝的女儿“玛丽亚”的名字呼之。这段性别逆反的童年经历，影响了他成年以后的气质和与女性交往的态度。他父亲当过军官、铁路职员，终生郁郁不得志，把自己未竟之志寄托在儿子身上。里尔克十一岁时被送进陆军军官学校，五年的军校生活使他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1891年，他出于健康原因不得不转入林茨商学院，次年，同样因身体健康问题而退学。1895年，在富有的伯父资助下，里尔克进入布拉格大学攻读哲学、艺术史和文学史。次年，他迁居慕尼黑，致力于诗歌创作。此后，为生计和工作所迫，里尔克在俄罗斯、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丹麦、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埃及等国过着近乎“流浪艺人”的生活，所以他又被人称为“世界公民”。寂寞而暗淡的童年，为艺术而牺牲的爱情，长期分居的婚姻生活，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但穷困潦倒的生活，并没有动摇里尔克对诗歌艺术的挚爱，反而让他对诗歌艺术、友谊爱情、宗教人

生和社会现实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验与真知卓识。正如法国诗人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所说，里尔克是“世界上最柔弱、精神最充溢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里尔克还是一位勤奋的书信家。无论自己处境何等艰辛，盛名何其荣耀，他从来不会放弃艺术交流的机会，与同时代有名和无名的人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正如冯至先生所言：“里尔克除却他诗人的天职外，还是一个永不疲倦的书简家。”阅读诗人的书信，一如阅读诗人所写的诗。然而，书信的恳切与直白，对普通读者来说，远比诗的隐喻和象征、朦胧和晦涩更利于阅读和接受，其裨益又非诗歌所能替代。如今，这些信件已成为青年诗人耳熟能详的入门语录和研究里尔克思想所必不可少的资料。诚如卡普斯在《收信人引言》中不无敬仰地说：“下边的这十封信，对理解里尔克所生活和所创造的世界是重要的，对今日和明天许多成长者和成年人也是重要的。”

1903年2月，旅居巴黎的里尔克收到青年诗人卡普斯的来信。卡普斯在信中恳请里尔克评点他的诗。卡普斯是奥地利的一名军官，之前他自视为一名纯粹的诗人，军官和诗人的双重角色令他难以受用，于是，他在信中对里尔克倾诉心中的困扰和苦恼。里尔克向青年诗人卡普斯畅谈诗艺、爱情、职业和人生，每一封回信都心怀虔诚、严肃认真。而对卡普斯的忠告正是里尔克的肺腑之言，是里尔克自身真实情感和生活的吐露与映照。与其说这十封信是回给卡普斯的，倒不如说是里尔克写给自己的。这十封优美而深邃的信，诚如译者冯至先生在《译者序》中所言：“字字都好似从自己的心里流出来，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犹如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指路明灯，为一次又一次文学青年照亮了前进的方向。正如卡普斯所言：这十封信将“我”置于“诗人温暖、和蔼而多情的关怀”之中。这是里尔克书信中最迷人、也是最受关注的十封信，在娓娓道来的文句里，容纳着里尔克创作的精髓。



里尔克在回信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迫不得已要写诗的缘故是什么？”并以切身体验给出了答案——“寂寞”。里尔克自幼父母离异，童年孤独失爱，少年时代在枯燥刻板的军校过着艰苦的生活，婚姻短暂，为生计所迫而舍妻别子，婚姻家庭名存实亡，在短暂的人生历程中“流浪”于十余个国家，一生孤苦伶仃。可以说，“寂寞”时刻包裹和逼仄着贫困潦倒的里尔克。然而，也正是“寂寞”的催逼，让里尔克时时刻刻反躬内心世界，追问自我生命的“必需”，并最终在诗歌艺术的殿堂里寄托精神的慰藉。里尔克以娓娓的语调，谆谆教导因寂寞难耐而内心不安的青年，应该珍视“寂寞”，这是获取缪斯

垂青的精神炼狱。在里尔克看来，不经痛苦的救赎是肤浅的，不经坎坷的旅行是乏味的，只有“寂寞”才能催生成长的自由。“爱你的寂寞，负担那它以悠扬的怨诉给你引来的痛苦。”正是这种寂静、简洁、与喧嚣隔离的生活，才能让成长者在孤独静谧中意识到本我真实的存在，并时时反省。他告诫青年“天天学习，在我所感恩的痛苦中学习：忍耐就是一切”，因为艺术没有胜利可言。他劝告卡普斯说，人应当转向自己的内心，要甘于忍受寂寞和人生艰难的考验。“你往外界探看，然而这正是你此刻应该避免的。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没有任何人。”坚韧和乐观是里尔克对待寂寞的心态。

那么，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没有人能给您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您。只有唯一的方法——请您走向内心。探索那促使您写作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您内心的深处：您要坦白承认，万一您写不出来，是不是必须因此而死去。这是最重要的：在深夜最寂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对里尔克来说，艺术家唯一要做的就是进入自己，向内心深处挖掘，探索艺术之根是否已经扎在最深的心底，从而找出隐藏深处的答案。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当“感到自己不写作也能生活时，就可以使我们决然不再去尝试”。因为选择写作的生活是寂寞的、清苦的，甚至是朝不保夕的。只有耐得住寂寞，活在单纯的自然中，“依托那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渺小，这渺小才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庞大而不能测度”。“居于寂寞，像人们在儿童时那样寂寞”，“试着捡起过去久已消失了的往事；你的个性将渐渐固定，你的寂寞将渐渐扩大，成为一所朦胧的住室，别人的喧扰只会远远地从身旁走过”。而世俗和凡尘会在寂寞中无声地飘去，留给我们的是那少数弥足珍贵的美好回忆。

二

里尔克在书简里以谨慎而庄严的态度谈论爱情和性。世俗社会对爱情和性的庸俗化理解，使年轻人受害匪浅。如何才能让爱情和性超凡脱俗呢？里尔克说，我们应该“坚持忍耐，把爱作为重担和学业担在肩上，而不在任何浅易和轻浮的游戏中推卸自己”。爱不是世俗中的两情相许与长相厮守，爱需要以虔诚、温暖的忍耐去等待，期待那终将到来的饱满与成熟。里尔克之所以如是说，则是源于他对爱情的切肤感受。

1899年和1900年，他曾陪同大自己14岁的著名女作家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两次游历俄国。莎乐美的叛逆和才华深深折服了里尔克，他们之间的爱情是真挚的，用莎乐美的爱情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爱情是“灵魂、精神和肉体”的统一。生性内敛孤独的里尔克在莎乐美身上得到了“母爱般”的关怀和慰藉，但莎乐美已是有夫之妇，她无法给予

年轻的里尔克更多。1900年8月26日，即从俄国回来的第二天，里尔克便应画家朋友海因里希·弗格勒之邀来到当时令德国艺术界人士注目和向往的地方——沃尔普斯韦德。在两年多的逗留中，他爱上了罗丹的学生——女雕塑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与她结为伉俪并生有一女。两人在威斯特维德的小乡村，度过了一段既充满罗曼蒂克情趣、又相当清贫的田园生活。但两个年轻艺术家最终由于没有必要的经济保障，不得不各奔西东。他们虽然并未离婚，但实际上家庭已经解体，这对里尔克内心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爱情、生活与艺术不可调和的矛盾面前，里尔克勇敢地放弃了家庭，决心为艺术献身。不过，这终究是个痛苦的抉择。他在给瑞士女诗人雷吉娜·乌尔曼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谈到：我们的错误，不在于我们给了孩子“纯粹的生命”，而是根本不该有孩子，因为我们命中注定要承担别的质量，而不能照顾他们。因此，里尔克告诫青年们要忍耐，不要“把生命任意抛弃，甚至陷入窒闷、颠倒、紊乱的状态”。里尔克所展示给我们的爱是两个寂寞的人相互爱护，相互区分，相互敬重。基于此意义上的性才是一个“成熟而纯洁的性的世界”，“不被时代与情欲渲染，也没有粗糙、狭窄、迷醉与不安”。男人与女人“不作为对立面互相寻找，而彼此是兄妹或邻居一般，共同以‘人’的立场去工作，以便简捷地、严肃而忍耐地担起他们肩上的艰难的‘性’”。这样的性，才是“博大的、纯洁的”。

三

职业与艺术的矛盾，是里尔克终生面临的难题，也是他一生漂泊流浪的重要原因。对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来说，职业的选择是他们迈向独立人生的关键一步。里尔克以长兄慈父般的关怀，不惜笔墨，就职业问题向卡普斯畅谈自己的见解。里尔克告诫处在转折期的青年人，不要轻视职业；它是现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要沉迷于自由、新鲜、流动的生活，也不要过分追求刺激的、带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生存方式。年轻人要在枯燥的职业中培养一种无所不在的深刻洞察力，学会忍受职业所给予的寂寞，坚信任何一个正当的、有价值的职业，都是一种“特别幸福与纯洁的生活”。这也是里尔克在自身不幸的遭际中得出的经验之谈。

与艺术家克拉拉的婚姻，使里尔克更加意识到职业的重要性。生活无着的他在信中请求俄国《新时代》主编苏沃林给他在俄国谋个职位，让他一方面与妻子和女儿过上安定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能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追求自己的艺术发展。在给慕尼黑商务顾问魏因曼太太的信中，里尔克甚至流露出追求艺术的绝望。他想随便接受一个小职位的职位，以便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他与妻子完成的作品《沃尔普斯韦德画派》，也只是被他称为“挣碗饭吃的工作”。就在去巴黎见罗丹

之前，他还曾给豪普特曼写信透露：一旦写完关于罗丹的书，便去找个职业，不论做什么，只要能挣钱养家糊口即可。如果工作毫无机会，就去攻读博士学位，以便能谋到一份职业。他在尝试了各种办法挣钱养家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亲手拆散了自己的家庭。这样的曲折经历，让里尔克对艰辛的职业生活体会至深。但里尔克在信中坚定地说：“每一种真实的生活都比那些虚假的、以艺术为招牌的职业更接近艺术。”而“艰难的生活永无止境，因此艺术的生长也永无止境”。所以，“您不要以为，那个试图宽慰您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那些对您或许有裨益的、简单而平静的几句话里。他的生活中必定有许多艰辛和悲伤，远不如您过得好。不然，他绝不可能找到那几句话。”这是里尔克的肺腑真言。

在这十封亲切的书信中，里尔克吐露了诗人内心深处的孤寂、真诚、善意和对艺术的执着，为后世无数诗人的心灵世界提供了宝贵营养和可资借鉴的经验，“仿佛在抚摸他过去身上的伤痕”（冯至），去慰藉那些与他有着同样精神历程的年轻一代，为青年艺术家攀登艺术圣山指明前进的道路。

此外，《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为经典著作，本读物中的翻译主要参考了冯至先生的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张 帆

Einleitung

Im Spätherbst 1902 war es-da saß ich im Park der Militärakademie in Wiener Neustadt unter uralten Kastanien und las in einem Buch. So sehr war ich in die Lektüre vertieft, daß ich kaum bemerkte, wie der einzige Nicht-Offizier unter unseren Professoren, der gelehrte und gütige Akademiepfarrer Horacek sick zu mir gesellte. Er nahm mir den Band aus der Hand, betrachtete den Umschlag und schüttelte den Kopf. „Gedichte von Rainer Maria Rilke?“ fragte er nachdenklich. Hier und dort blätterte er dann auf, überflog ein paar Verse, schaute sinnend ins Weite und nickte schließlich. „So ist aus dem Zögling Rene Rilke also ein Dichter geworden.“

Einleitung

Im Spätherbst 1902 war es-da saß ich im Park der Militärakademie ⁽¹⁾ in Wiener Neustadt unter uralten Kastanien und las in einem Buch. So sehr war ich in die Lektüre vertieft, daß ich kaum bemerkte, wie der einzige Nicht-Offizier unter unseren Professoren, der gelehrte und gütige Akademiepfarrer Horacek sich zu mir gesellte ⁽²⁾ . Er nahm mir den Band aus der Hand, betrachtete den Umschlag und schüttelte den Kopf. „Gedichte von Rainer Maria Rilke?“ fragte er nachdenklich. Hier und dort blätterte er dann auf, überflog ein paar Verse, schaute sinnend ins Weite ⁽³⁾ und nickte schließ-lich. „So ist aus dem Zögling ⁽⁴⁾ Rene Rilke ⁽⁵⁾ also ein Dichter geworden.“

Und ich erfuhr von dem schmalen, blassen Knaben, den seine Eltern vor langer als fünfzehn Jahren in die Militär-Unterrealschule ⁽⁶⁾ in Sankt Pölten gegeben hatten, damit er später Offizier werde. Damals hatte Horacek als Anstaltsgeistlicher ⁽⁷⁾ dort gewirkt, und er entsann sich ⁽⁸⁾ des ehemaligen Zöglings noch genau. Er schilderte ihn als einen stillen, ernsten, hochbefähigten Jungen, der sich gerne abseits hielt ⁽⁹⁾ , den Zwang des Internatslebens geduldig ertrug und nach dem vierten Jahr mit den anderen in die Militär-Oberrealschule ⁽¹⁰⁾ vorrückte, die sich in Mährisch-Weißkirchen befand. Dort freilich erwies sich seine Konstitution ⁽¹¹⁾ als nicht widerstandsfähig genug, weshalb ihn seine Eltern aus der Anstalt nahmen und daheim in Prag weiterstudieren ließ-⁽¹²⁾ en. Wie sich sein äußerer Lebensweg dann weiter gestaltet hatte, wußte Horacek nicht mehr zu berichten.

Nach all dem ist es wohl begreiflich, daß ich noch in derselben Stunde beschloß, meine dichterischen Versuche an Rainer Maria Rilke zu senden und ihn um sein Urteil zu bitten. Noch nicht zwanzigjährig und knapp an der Schwelle eines Berufes, den ich meinen Neigungen gerade entgegengesetzt empfand, hoffte ich, wenn überhaupt bei jemandem, so bei dem Dichter des Buches „Mir zur Feier“ ⁽¹²⁾ Verständnis zu finden. Und ohne daß ich es eigentlich gewollt hatte, entstand zu meinen Versen ein Begleitbrief ⁽¹³⁾ , in dem ich mich so rückhaltlos ⁽¹⁴⁾ offenbarte ⁽¹⁵⁾ wie nie zuvor und niemals nachher einem zweiten Menschen.

据此种种可以理解，此时此刻我为什么决定把我尝试写的诗寄给赖纳·玛丽亚·里尔克，请他指点。我还未满二十岁，刚刚跨入职业生涯的门槛，却觉得这个职业与我的意趣相违。我期望，如果真的要向旁人寻求理解，不如向这位《自庆》的作者寻求。我在寄诗时无意中还附了一封信，在信中我敞开心扉，毫无顾忌，这是我未曾，也从此不会向第二个人坦白了。

Viele Wochen vergingen, bis Antwort kam. Das blaugesiegelte [16] Schreiben zeigte den Poststempel von Paris, wog schwer in der Hand und wies auf dem Umschlag dieselben klaren, schönen und sicheren Züge [17], in denen der Text von der ersten Zeile bis zur letzten hingesetzt war. Damit hob mein regelmäßiger Briefwechsel mit Rainer Maria Rilke an [18], der bis 1908 währte und dann allmählich versickerte [19], weil mich das Leben auf Gebiete abtrieb [20], vor denen des Dichters warme, zarte und rührende Sorge mich eben hatte bewahren wollen.

过了几个星期，我收到回信，信封上盖有巴黎的蓝色邮戳，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信封上的字体还是那么清晰、隽秀和自信；而信纸上的字，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也莫不如此。自此，我和赖纳·玛丽亚·里尔克开始了持续不断的书信往来，直到1908年才渐渐少了，因为生活把我推进了安全的境地，这正是诗人用温暖、体贴和感人的关怀为我营造的。

Doch das ist nicht wichtig. Allein wichtig sind die zehn Briefe, die hier folgen, wichtig für die Erkenntnis der Welt, in der Rainer Maria Rilke gelebt und geschaffen hat, und wichtig auch für viele Wachsende und Werdende von heute und morgen. Und wo ein Großer und Einmaliger [21] spricht, haben die Kleinen zu schweigen.

当然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下十封信。这些书信对理解里尔克生活和创作的世界很重要，并且对当下和未来许多成长者和转变者来说也很重要。一个独一无二的伟人在说话，小人物必须沉默。

Berlin, im Juni 1929

Franz Xaver Kappus [22]

注释

- [1] Militäarakademie 陆军学校
- [2] sich zu mir gesellen 走到我的身边
- [3] ins Weite schauen 朝远方望去
- [4] Zögling 学生
- [5] Rene Rilke 勒内·里尔克，里尔克少年时的名字

- [6] Militär-Unterrealschule 陆军初级学校
- [7] Anstaltsgeistlicher 牧师
- [8] sich entsinnen 回想起
- [9] sich gerne abseits halten 喜欢寂寞
- [10] Militär-Oberrealschule 陆军高级中学
- [11] Konstitution 体格
- [12] „Mir zur Feier“ 《自庆》，里尔克早年创作的诗集，1899年出版
- [13] Begleitbrief 附信
- [14] rückhaltlos 毫无保留地，无条件地
- [15] sich offenbaren 表达自我
- [16] blauesiegelt 盖有蓝色印戳的
- [17] Zug 字体
- [18] anheben 开始
- [19] versickern 消失，稀疏
- [20] abtreiben 驱赶，推动
- [21] Einmaliger 不平凡的人
- [22] Franz Xaver Kappus 弗朗茨·克萨韦尔·卡普斯（1883-1966），青年诗人，军官

Ihr Brief hat mich erst vor einigen Tagen erreicht. Ich will Ihnen danken für sein großes und liebes Vertrauen. Ich kann kaum mehr. Ich kann nicht auf die Art Ihrer Verse eingehen; denn mir liegt jede kritische Absicht zu fern. Mit nichts kann man ein Kunst-Werk so wenig berühren als mit kritischen Worten: es kommt dabei immer auf mehr oder minder glückliche Mißverständnisse heraus.

Paris, am 17. Februar 1903

SEHR GEEHRTER HERR,

Ihr Brief hat mich erst vor einigen Tagen erreicht. Ich will Ihnen danken für sein großes und liebes Vertrauen. Ich kann kaum mehr. Ich kann nicht auf die Art Ihrer Verse eingehen; denn mir liegt jede kritische Absicht zu fern. Mit nichts kann man ein Kunst-Werk so wenig berühren als mit kritischen Worten: es kommt dabei immer auf mehr oder minder glückliche Mißverständnisse heraus. Die Dinge sind alle nicht so faßbar und sagbar, als man uns meistens glauben machen möchte; die meisten Ereignisse sind unsagbar, vollziehen sich in einem Raume, den nie ein Wort betreten hat, und unsagbarer als alle sind die Kunst-Werke, geheimnisvolle Existenzen, deren Leben neben dem unseren, das vergeht, dauert.

事物并不像人们通常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以理解和意表。大多数事情是不可名状的，它们在语言未曾进入的空间里完成。可是，比这一切更不可言明的是艺术作品及其神秘的存在，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消逝的生命之外延续着。

Wenn ich diese Notiz vorausschicke, darf ich Ihnen nur noch sagen, daß Ihre Verse keine eigene Art haben, wohl aber stille und verdeckte Ansätze zu Persönlichem. Am deutlichsten fühle ich das in dem letzten Gedicht „Meine Seele“. Da will etwas Eigenes zu Wort und Weise kommen. Und in dem schönen Gedicht „An Leopardi“ (1) wächst vielleicht eine Art Verwandtschaft mit diesem Großen, Einsamen auf. Trotzdem sind die Gedichte noch nichts für sich, nichts Selbständiges, auch das letzte und das an Leopardi nicht. Ihr gütiger Brief, der sie begleitet hat, verfehlt nicht, mir manchen Mangel zu erklären, den ich im Lesen Ihrer Verse fühlte, ohne ihn indessen namentlich nennen zu können.

Sie fragen, ob Ihre Verse gut sind. Sie fragen mich. Sie haben vorher andere gefragt. Sie senden sie an Zeitschriften. Sie vergleichen sie mit anderen Gedichten, und Sie beunruhigen sich, wenn gewisse Redaktionen Ihre Versuche ablehnen. Nun (da Sie mir gestattet haben, Ihnen zu raten) bitte ich Sie, das alles aufzugeben. Sie sehen nach außen, und das vor allem dürften Sie jetzt nicht tun. Niemand kann Ihnen raten und helfen, niemand. Es gibt nur ein einziges Mittel. Gehen Sie in sich. Erforschen Sie den Grund, der Sie schreiben heißt (2); prüfen Sie, ob er in der tiefsten Stelle Ihres Herzens seine Wurzeln ausstreckt, gestehen Sie sich ein (3), ob Sie

sterben müßten, wenn es Ihnen versagt würde zu schreiben. Dieses vor allem: fragen Sie sich in der stillsten Stunde Ihrer Nacht: muß ich schreiben? Graben Sie in sich nach einer tiefen Antwort. Und wenn diese zustimmend lauten sollte, wenn Sie mit einem starken und einfachen >Ich muß< dieser ernstesten Frage begegnen dürfen, dann bauen Sie Ihr Leben nach dieser Notwendigkeit; Ihr Leben bis hinein in seine gleichgültigste und geringste Stunde muß ein Zeichen und Zeugnis werden diesem Drange.

向外看，这首先不是您现在应该做的事。没有人能给您出主意，没有人能够帮助您。唯一的方法是：请您走向内心。探寻促使您写作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源是否盘绕在您内心的最深处。您要坦白承认，万一写不出来，是否会为此而死去。尤其是在深夜最寂静的时刻，您可扪心自问：我必须写作吗？您要在自身挖掘出一个深刻的回答。倘若这个答复是对的，并且您也会以坚定而简单的一句“我必须”来应答这个严肃问题的话，那么就依照这个“必须”去营造您的生活吧。即使到了最无关紧要、最微不足道的时刻，您的生活都必须这是这一创作冲动的标志和见证。

Dann nähern Sie sich der Natur. Dann versuchen Sie, wie ein erster Mensch, zu sagen, was Sie sehen und erleben und lieben und verlieren. Schreiben Sie nicht Liebesgedichte; weichen Sie zuerst denjenigen Formen aus, die zu geläufig und gewöhnlich sind: sie sind die schwersten, denn es gehört eine große, ausgereifte ⁽⁴⁾ Kraft dazu, Eigenes zu geben, wo sich gute und zum Teil glänzende Überlieferungen in Menge einstellen ⁽⁵⁾. Darum retten Sie sich vor den allgemeinen Motiven zu denen, die Ihnen Ihr eigener Alltag bietet; schildern Sie Ihre Traurigkeiten und Wünsche, die vorübergehenden Gedanken und den Glauben an irgendeine Schönheit-schildern Sie das alles mit inniger, stiller, demütiger Aufrichtigkeit und gebrauchen Sie, um sich auszudrücken, die Dinge Ihrer Umgebung, die Bilder Ihrer Träume und die Gegenstände Ihrer Erinnerung.

然后，您接近自然，尝试着像原始人一样叙说您的所见、所感、所爱和所失。您最好不要写爱情诗，先回避那些太流行、太普通的形式：它们是最难写的，因为表达自己特有的东西——正是在这方面会出现大量优秀的，其中一部分是璀璨的传世佳作——需要深厚而熟稔的功力。因此，应避开那些普通的题材，而转向自己日常生活所呈现出来的那些事物，描写您的忧伤和愿望、稍纵即逝的思想和对某种美的信念——用发自肺腑的、寂静而谦逊的诚意来描写这一切，用您周围的事物、梦境的影像、回忆中的对象表达自我。

Wenn Ihr Alltag Ihnen arm scheint, klagen Sie ihn nicht an;

klagen Sie sich an, sagen Sie sich, daß Sie nicht Dichter genug sind, seine Reichtümer zu rufen; denn für den Schaffenden gibt es keine Armut und keinen armen gleichgültigen Ort. Und wenn Sie selbst in einem Gefängnis wären, dessen Wände keines von den Geräuschen der Welt zu Ihren Sinnen kommen ließen—hätten Sie dann nicht immer noch Ihre Kindheit, diesen köstlichen, königlichen Reichtum, dieses Schatzhaus der Erinnerungen? Wenden Sie dorthin Ihre Aufmerksamkeit. Versuchen Sie die versunkenen Sensationen dieser weiten Vergangenheit zu heben; Ihre Persönlichkeit wird sich festigen, Ihre Einsamkeit wird sich erweitern und wird eine dämmernde Wohnung werden, daran der Lärm der anderen fern vorübergeht.

您可尝试重拾过去久已低落的感觉，这样您的个性将会牢固，寂寞将会扩展，成为一处朦胧的住所，他人的喧扰则会从一旁远远地飘散而去。

-Und wenn aus dieser Wendung nach innen, aus dieser Versenkung in die eigene Welt Verse kommen, dann werden Sie nicht daran denken, jemanden zu fragen, ob es gute Verse sind. Sie werden auch nicht den Versuch machen, Zeitschriften für diese Arbeiten zu interessieren: denn Sie werden in ihnen Ihren lieben natürlichen Besitz, ein Stück und eine Stimme Ihres Lebens sehen. Ein Kunstwerk ist gut, wenn es aus Notwendigkeit entstand. In dieser Art seines Ursprungs liegt sein Urteil: es gibt kein anderes. Darum, sehr geehrter Herr, würde ich Ihnen keinen Rat als diesen: in sich zu gehen und die Tiefen zu prüfen, in denen Ihr Leben entspringt; an seiner Quelle werden Sie die Antwort auf die Frage finden, ob Sie schaffen müssen. Nehmen Sie sie, wie sie klingt, an, ohne daran zu deuten. Vielleicht erweist es sich, daß Sie berufen sind, Künstler zu sein. Dann nehmen Sie das Los auf sich ⁽⁶⁾, und tragen Sie es, seine Last und seine Größe, ohne je nach dem Lohne zu fragen, der von außen kommen könnte. Denn der Schaffende muß eine Welt für sich sein und alles in sich finden und in der Natur, an die er sich angeschlossen hat.

所以，尊敬的先生，我没有别的劝告，唯有一点：走进自我，探索您生活源泉的深处，在它的发源处您将会找到问题——您是否“一定要”创作——的答案。无论这个答案是什么，您都要接受，不必加以阐释。或许它表明，您的职责是艺术家，那么您就要接受这个命运，承担起它的重负和伟大，不要问可能来自外界的回报。因为创作者必须是一个自我的世界，并在自身和与之相连的自然界里找到一切。

Vielleicht aber müssen Sie auch nach diesem Abstieg (7) in sich und in Ihr Einsames darauf verzichten, ein Dichter zu werden; (es genügt, wie gesagt, zu fühlen, daß man, ohne zu schreiben, leben könnte, um es überhaupt nicht zu dürfen.) Aber auch dann ist diese Einkehr (8) , um die ich Sie bitte, nicht vergebens gewesen. Ihr Leben wird auf jeden Fall von da ab eigene Wege finden, und daß es gute, reiche und weite sein mögen, das wünsche ich Ihnen mehr, als ich sagen kann.

Was soll ich Ihnen noch sagen? Mir scheint alles betont nach seinem Recht; Und schließ lich wollte ich Ihnen ja auch nur raten, still und ernst durch Ihre Entwicklung durchzuwachsen (9) ; Sie können sie gar nicht heftiger stören, als wenn Sie nach außen sehen und von außen Antwort erwarten auf Fragen, die nur Ihr innerstes Gefühl in Ihrer leisesten Stunde vielleicht beantworten kann.

最后我也只想劝您，在发展中静静地、认真地成长，没有比向外看和期待外界的回答更能严重地阻碍您的发展的了，那些问题也许只有您最内在的情感在最宁静的时刻才能回答。

Es war mir eine Freude, in Ihrem Schreiben den Namen des Herrn Professor Horaček zu finden; ich bewahre diesem liebenswürdigen Gelehrten eine große Verehrung und eine durch die Jahre dauernde Dankbarkeit. Wollen Sie ihm, bitte, von dieser meiner Empfindung sagen; es ist sehr gütig, daß er meiner noch gedenkt, und ich weiß es zu schätzen.

Die Verse, welche Sie mir freundlich vertrauen kamen, gebe ich Ihnen gleichzeitig wieder zurück. Und ich danke Ihnen nochmals für die Größe und Herzlichkeit Ihres Vertrauens, dessen ich mich durch diese aufrichtige, nach bestem Wissen gegebene Antwort, ein wenig würdiger zu machen suchte, als ich es, als ein Fremder, wirklich bin.

Mit aller Ergebenheit (10) und Teilnahme (11) :

Rainer Maria Rilke

注释

[1] „An Leopardi“ 《致莱奥帕尔迪》。莱奥帕尔迪 (Giacomo Leopardi, 1798-1837) , 19世纪意大利诗人、学者、哲学家, 以出色的学术著作及优美的抒情诗著称。

[2] heißen 命令, 吩咐

[3] sich eingestehen 坦白承认

[4] ausgereift 成熟的

- [5] sich einstellen 存有
- [6] das Los auf sich nehmen 接受这个命运
- [7] Abstieg 沉浸
- [8] Einkehr 反思
- [9] durchwachsen 从价.....中成长起来
- [10] Ergebenheit 忠诚
- [11] Teilnahme 关怀

Sie müssen es mir verzeihen, lieber und geehrter Herr, daß ich Ihres Briefes vom 24. Februar erst heute dankbar gedenke: ich war die ganze Zeit leidend, nicht gerade krank, aber von einer influenza-artigen Mattigkeit bedrückt, die mich unfähig machte zu allem. Und schließlich, als es gar nicht anders werden wollte, fuhr ich an dieses südliche Meer, dessen Wohltun mir schon einmal geholfen hat. Aber ich bin noch nicht gesund, das Schreiben fällt mir schwer, und so müssen Sie diese wenigen Zeilen nehmen für mehr.

Viareggio bei Pisa ⁽¹⁾ (Italien), am 5. April 1903

Sie müssen es mir verzeihen, lieber und geehrter Herr, daß ich Ihres Briefes vom 24. Februar erst heute dankbar gedenke: ich war die ganze Zeit leidend, nicht gerade krank, aber von einer influenza-artigen Mattigkeit ⁽²⁾ bedrückt, die mich unfähig machte zu allem.

Und schließlich, als es gar nicht anders werden wollte, fuhr ich an dieses südliche Meer, dessen Wohltun mir schon einmal geholfen hat. Aber ich bin noch nicht gesund, das Schreiben fällt mir schwer, und so müssen Sie diese wenigen Zeilen nehmen für mehr.

Natürlich müssen Sie wissen, daß Sie mich mit jedem Briefe immer erfreuen werden, und nur nachsichtig ⁽³⁾ sein gegen die Antwort, die Sie vielleicht oft mit leeren Händen ⁽⁴⁾ lassen wird; denn im Grunde, und gerade in den tiefsten und wichtigsten Dingen sind wir namenlos allein, und damit einer dem andern raten oder gar helfen kann, muß viel geschehen, viel muß gelingen, eine ganze Konstellation von Dingen muß eintreffen, damit es einmal glückt.

Ich wollte Ihnen heute nur noch zwei Dinge sagen: Ironie:

Lassen Sie sich nicht von ihr beherrschen, besonders nicht in unschöpferischen Momenten. In schöpferischen versuchen Sie es, sich ihrer zu bedienen, als eines Mittels mehr, das Leben zu fassen.

Rein gebraucht, ist auch sie rein, und man muß sich ihrer nicht schämen; und fühlen Sie sich ihr zu vertraut, fürchten Sie die wachsende Vertraulichkeit mit ihr, dann wenden Sie sich an große und ernste Gegenstände, vor denen sie klein und hilflos wird.

Suchen Sie die Tiefe der Dinge: dort steigt Ironie nie hinab, -und

wenn Sie so an den Rand des Großen führen, erproben Sie gleichzeitig, ob diese Auffassungsart einer Notwendigkeit Ihres

Wesens entspringt. Denn unter dem Einfluß ernster Dinge wird sie entweder von Ihnen abfallen (wenn sie etwas Zufälliges ist), oder

aber sie wird (so sie wirklich eingeboren ⁽⁵⁾ Ihnen zugehört)

erstarken ⁽⁶⁾ zu einem ernstesten Werkzeug und sich einordnen ⁽⁷⁾ in die Reihe der Mittel, mit denen Sie Ihre Kunst werden bilden

müssen.

您不能被它（指“嘲讽”）支配，尤其在创作力贫乏的时候。在您创作力丰富时，可以尝试运用它，当作一种理解人生的方法。纯粹地使用它，它便是纯粹的，不必为此感到羞愧。如果您觉得同它过于亲密，又怕同它的亲密日见增长，那么您就转向伟大的、严肃的事物

吧，在这些事物面前它会变得渺小而无助。探究事物的深处吧，那里从不会有嘲讽涉足——假如您来到了伟大的边缘，那就同时检验一下，嘲讽这种理解方式是否源于您本性的必需。因为在严肃事物的影响下，它要么将脱离您（如果它是偶然发生的），要么它会变得强大，成为一种严肃的工具（如果它真的天生就属于您），从而成为您进行艺术创作所必需的手段。

Und das zweite, was ich Ihnen heute erzählen wollte, ist dieses:

Von allen meinen Büchern sind mir nur wenige unentbehrlich, und zwei sind sogar immer unter meinen Dingen, wo ich auch bin. Sie sind auch hier um mich: die Bibel, und die Bücher des großen dänischen Dichters Jens Peter Jacobsen ⁽⁸⁾. Es fällt mir ein, ob Sie seine Werke kennen. Sie können sich dieselben leicht verschaffen, denn ein Teil derselben ist in 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⁹⁾ in sehr guter Übertragung erschienen. Verschaffen Sie sich das Bändchen „Sechs Novellen“ von J. P. Jacobsen und seinen Roman: „Niels Lyhne“ ⁽¹⁰⁾, und beginnen Sie des ersten Bändchens erste Novelle, welche „Mogens“ ⁽¹¹⁾ heißt. Eine Welt wird über Sie kommen, das Glück, der Reichtum, die unbegreifliche Größe einer Welt. Leben Sie eine Weile in diesen Büchern, lernen Sie davon, was Ihnen lernenswert scheint, aber vor allem lieben Sie sie. Diese Liebe wird Ihnen tausend-und tausendmal vergolten werden und, wie Ihr Leben auch werden mag, -sie wird, ich bin dessen gewiß, durch das Gewebe Ihres Werdens gehen als einer von den wichtigsten Fäden unter allen Fäden Ihrer Erfahrungen, Enttäuschungen und Freuden.

Ein Welt wird erscheinen vor Ihnen, das ist ein Welt aus Glück, Reichtum und Unbegreiflichkeit. Gehen Sie zu jenen Büchern, lernen Sie von ihnen, was Ihnen lernenswert scheint, aber vor allem lieben Sie sie. Diese Liebe wird Ihnen tausend-und tausendmal vergolten werden und, wie Ihr Leben auch werden mag, -sie wird, ich bin dessen gewiß, durch das Gewebe Ihres Werdens gehen als einer von den wichtigsten Fäden unter allen Fäden Ihrer Erfahrungen, Enttäuschungen und Freuden.

Wenn ich sagen soll, von wem ich etwas über das Wesen des Schaffens, über seine Tiefe und Ewigkeit erfuhr, so sind es nur zwei Namen, die ich nennen kann: den Jacobsen, den großen, großen Dichter, und den Auguste Rodin ⁽¹²⁾, den Bildhauer, der seinesgleichen nicht hat unter allen Künstlern, die heute leben.

Und alles Gelingen über Ihre Wege!

Ihr:
Rainer Maria Rilke

注释

- 〔1〕 Viareggio bei Pisa 意大利比萨附近的小城维亚雷焦
- 〔2〕 Mattigkeit 虚弱无力
- 〔3〕 nachsichtig 宽恕地
- 〔4〕 mit leeren Händen 一无所获
- 〔5〕 eingeboren 天生
- 〔6〕 erstarken 强固
- 〔7〕 sich einordnen 列入
- 〔8〕 Jens Peter Jacobsen 延斯·彼得·雅各布森（1847-1885），旧译作“雅阔布生”，丹麦杰出诗人、小说家
- 〔9〕 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 “雷克拉姆”万有书库
- 〔10〕 Niels Lyhne 《尼尔斯·吕内》，是雅各布森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880年。小说讲述了一位理想主义年轻诗人的忧郁生活。
- 〔11〕 Mogens 《莫根斯》，是雅各布森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创作于1872年
- 〔12〕 Auguste Rodin 罗丹（1840-1917），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雕塑家。里尔克曾于1902年赴巴黎拜访罗丹，1906年曾短期任罗丹的私人秘书。

Sie haben mir, lieber und geehrter Herr mit Ihrem österlichen Briefe viel Freude gemacht; denn er sagte viel Gutes von Ihnen, und die Art, wie Sie über Jacobsens große und liebe Kunst sprachen, zegte mir, daß ich nicht geirrt habe, als ich Ihr Leben und seine vielen Fragen an diese Fülle führte.

Viareggio bei Pisa (Italien), am 23. April 1903

Sie haben mir, lieber und geehrter Herr mit Ihrem österlichen Briefe viel Freude gemacht; denn er sagte viel Gutes von Ihnen, und die Art, wie Sie über Jacobsens große und liebe Kunst sprachen, zeigte mir, daß ich nicht geirrt habe, als ich Ihr Leben und seine vielen Fragen an diese Fülle führte.

Nun wird sich Ihnen „Niels Lyhne“ auftun, ein Buch der Herrlichkeiten und der Tiefen; je öfter man es liest: es scheint alles darin zu sein von des Lebens allerleisestem Dufte bis zu dem vollen, großen Geschmack seiner schwersten Früchte. Da ist nichts, was nicht verstanden, erfaßt, erfahren und in des Erinnerns zitterndem Nachklingen erkannt worden wäre; kein Erleben ist zu gering gewesen, und das kleinste Geschehen entfaltet sich wie ein Schicksal, und das Schicksal selbst ist wie ein wunderbares, weites Gewebe, darin jeder Faden von einer unendlich zärtlichen Hand geführt und neben einen anderen gelegt und von hundert anderen gehalten und getragen wird.

这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我们理解、领会和体验的，没有什么是在回忆的动人余韵中不能被认识的；没有一种体验是微不足道的，哪怕极小的事件亦可如同命运一样展开，而这种命运本身犹如一方奇异而宽大的织物——这是由一只无限温柔的手用一根根线条织成的，由成百根线条相互挽提的织物。

Sie werden das große Glück erfahren, dieses Buch zum ersten Male zu lesen, und werden durch seine unzähligen Überraschungen gehen wie in einem neuen Traum. Aber ich kann Ihnen sagen, daß man auch später immer wieder als derselbe Staunende durch diese Bücher geht und daß sie nichts von der wunderbaren Macht verlieren und nichts von der Märchenhaftigkeit aufgeben, mit der sie den Lesenden das erstemal überschütten ⁽¹⁾ .

Man wird nur immer genüsslicher an ihnen, immer dankbarer, und irgendwie besser und einfacher im Schauen, tiefer im Glauben an das Leben und im Leben seliger und größer.-

在那些书本里，我们会享受日深，感激日笃，观察日益精确单纯，对生的信仰更加深刻，在生活中也会更加幸福博大。——

Und später müssen Sie das wunderbare Buch vom Schicksal und Sehnen der „Marie Grubbe“ ⁽²⁾ lesen und Jacobsens Briefe und Tagebuchblätter und Fragmente und endlich seine Verse, die (wenn sie auch nurmäßig übertragen sind) in unendlichem Klingen

leben. (Dazu würde ich Ihnen raten, gelegentlich die schöne Gesamtausgabe von Jacobsens Werken—die alles das enthält—zu kaufen. Sie erschien in drei Bänden und gut übertragen bei Eugen Diederichs ⁽³⁾ in Leipzig und kostet, soviel ich glaube, nur 5 oder 6 Mark pro Band.)

Mit Ihrer Meinung über „Hier sollten Rosen stehen...“ ⁽⁴⁾ (dieses Werk von so unvergleichlicher Feinheit und Form) haben Sie natürlich gegen den, der die Einleitung geschrieben hat, ganz, ganz unantastbar recht. Und es sei hier gleich die Bitte gesagt: Lesen Sie möglichst wenig ästhetisch-kritische Dinge, -es sind entweder Parteiansichten, versteinert ⁽⁵⁾ und sinnlos geworden in ihrem leblosen Verhärtetsein ⁽⁶⁾, oder es sind geschickte Wortspiele, bei denen heute diese Ansicht gewinnt und morgen die entgegengesetzte. Kunst-Werke sind von einer unendlichen Einsamkeit und mit nichts so wenig erreichbar als mit Kritik. Nur Liebe kann sie erfassen und halten und kann gerecht sein gegen sie. -Geben Sie jedesmal sich und Ihrem Gefühl recht, jeder solchen Auseinandersetzung, Besprechung oder Einführung gegenüber; sollten Sie doch unrecht haben, so wird das natürliche Wachstum Ihres inneren Lebens Sie langsam und mit der Zeit zu anderen Erkenntnissen führen. Lassen Sie Ihren Urteilen die eigene stille ungestörte Entwicklung, die, wie jeder Fortschritt, tief aus innen kommen muß und durch nichts gedrängt oder beschleunigt werden kann. Alles ist austragen und dann gebären. Jeden Eindruck und jeden Keim eines Gefühls ganz in sich, im Dunkel, im Unsagbaren, Unbewußten, dem eigenen Verstande Unerreichbaren sich vollenden lassen und mit tiefer Demut und Geduld die Stunde der Niederkunft ⁽⁷⁾ einer neuen Klarheit abwarten: das allein heißt künstlerisch leben: im Verstehen wie im Schaffen.

在此，我奉劝您尽可能少读审美批评的文章，——它们要么是一己之见，已经固化在毫无生机的僵硬之中而变得毫无意义；要么是卖乖的文字游戏，今天持这种观点，明天却持相反的观点。艺术作品源于无穷的寂寞，批评难以企及其真谛。只有爱能够理解它们，把握它们，公正地对待它们。——每当面对这样的探讨、评论或导言时，您要相信自己和自己的感觉；否则，您内在生命的自然成长就会慢慢地、在时间的推移中把您引向不一样的认识之中。让您的判断力静静地、不受干扰地自我发展，如同每一次进步一样，产生于内心深处，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催促。一切都是这样孕育而生的。让每个印象和情感的萌芽完全在自身中、在黑暗里、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及个人理性所达不到的地方得以完成；以极大的谦虚和忍耐，期待新的豁然

开朗的状态到来的那一时刻：唯有此，才可谓艺术生活：无论是理解还是创作，都不例外。

Da gibt es kein Messen mit der Zeit, da gilt kein Jahr, und zehn Jahre sind nichts. Künstler sein heißt: nicht rechnen und zählen; reifen wie der Baum, der seine Säfte nicht drängt und getrost (8) in den Stürmen des Frühlings steht ohne die Angst, daß dahinter kein Sommer kommen könnte. Er kommt doch. Aber er kommt nur zu den Geduldigen, die da sind, als ob die Ewigkeit vor ihnen läge, so sorglos still und weit. Ich lerne es täglich, lerne es unter Schmerzen, denen ich dankbar bin: Geduld ist alles!

这里不能用时间，也不能用年份计量，就是十年也算不上什么。作为一名艺术家就意味着：既不算也不数；像不挤压汁液的树木般成熟，自信地屹立在春天的疾风骤雨中，不怕风雨过后夏天不会到来。夏天一定会来的，但它只会来到这里——能够忍耐的人身边，好像永恒一样。那么无忧无虑、寂静而宽广。我每天都在学习，在令我感激的疼痛中学习：“忍耐”就是一切！

Richard Dehmel (9) : Mir geht es mit seinen Büchern (und nebenbei gesagt auch mit dem Menschen, den ich flüchtig kenne) so, daß wenn ich eine seiner schönen Seiten gefunden habe, ich mich immer vor der nächsten fürchte, die alles wieder zerstören und das Liebenswerte in Unwürdiges verkehren kann. Sie haben ihn ganz gut charakterisiert mit dem Wort: > brünstig (10) leben und dichten <. -Und tatsächlich liegt ja künstlerisches Erleben so unglaublich nahe am geschlechtlichen, an seinem Weh und seiner Lust, daß die beiden Erscheinungen eigentlich nur verschiedene Formen einer und derselben Sehnsucht und Seligkeit sind. Und wenn man statt Brunst-Geschlecht sagen dürfte, Geschlecht im großen, weiten, reinen, durch keinen Kirchenirrtum verdächtigten Sinne, so wäre seine Kunst sehr groß und unendlich wichtig. Seine dichterische Kraft ist groß und wie ein Urtrieb (11) stark, sie hat eigene rücksichtslose Rhythmen in sich und bricht wie aus Bergen aus ihm aus.

——事实上，艺术体验是如此不可思议地接近于性体验，接近于它的痛苦与快乐，这两种现象原本只是一种或同一种渴望与幸福的不同形式罢了。如果把“情欲”称为“性”——从伟大的、宽广的、纯粹的、不被教会歧见所怀疑等意义而言——那么，它的艺术就是博大精深和无限重要的。它的创造力如此雄浑，好似一股原始的冲动，自身蕴涵着勇往直前的韵律，就像是从群山中爆发出来一样。

Aber es scheint, daß diese Kraft nicht immer ganz aufrichtig und ohne Pose (12) ist. (Aber das ist ja auch eine der schwersten

Prüfungen an dem Schaffenden: er muß immer der Unbewußte, der Ahnungslose seiner besten Tugenden bleiben, wenn er diesen nicht ihre Unbefangenheit und Unberührtheit nehmen will!) Und dann, wo sie, durch sein Wesen rauschend, zum Geschlechtlichen kommt, da findet sie keinen ganz so reinen Menschen, wie sie ihn brauchte. Da ist keine ganz reife und reine Geschlechtswelt, eine, die nicht menschlich genug, die nur männlich ist, Brunst ist, Rausch und Ruhelosigkeit, und beladen ⁽¹³⁾ mit den alten Vorurteilen und Hoffarten ⁽¹⁴⁾, mit denen der Mann die Liebe entstellt und beladen hat. Weil er nur als Mann liebt, nicht als Mensch, darum ist in seiner Geschlechtsempfindung etwas Enges ⁽¹⁵⁾, scheinbar Wildes, Gehässiges ⁽¹⁶⁾, Zeitliches, Unewiges, das seine Kunst verringert und sie zweideutig und zweifelhaft macht. Sie ist nicht ohne Makel ⁽¹⁷⁾, sie ist gezeichnet von der Zeit und von der Leidenschaft, und wenig aus ihr wird dauern und bestehen. (Die meiste Kunst ist aber so!) Aber trotzdem kann man sich an dem, was in ihr Großes ist, tief freuen und muß nur nicht daran verlorengelien und Anhänger jener Dehmelschen Welt werden, die so unendlich bange ⁽¹⁸⁾, voll Ehebruch und Wirrnis ⁽¹⁹⁾, ist und fern von den wirklichen Schicksalen, die mehr leiden machen als diese zeitlichen Trübnisse, aber auch mehr Gelegenheit zu GröÙe geben und mehr Mut zur Ewigkeit.

于是, 受创作者本性所迷醉, 这种力量就会向性的方面发展, 不过它并没有找到所需的那个相当纯粹的人。那不是个成熟而纯洁的性的世界, 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性”, 而只是个“男性”的世界。情欲在这里就是迷醉与不安, 装载着陈旧的偏见和傲慢, 男人就是这样歪曲爱, 让爱负重。他只是作为男人去爱, 而不是作为人, 因此他的性感觉就是狭隘的, 似乎有着野蛮、仇恨、无常和非永恒的成分, 从而降低了艺术性, 变得模棱两可, 问题多多。这样的艺术不是没有缺点的, 它被时代与情欲所定格, 难以持久存在。(然而大多数艺术都是如此!) 尽管如此, 人们还是可以钟情于其中一些伟大的内容, 却不能沉溺迷失, 变成德默尔世界中的信徒; 这个世界尽是无穷的恐惧, 充满了奸情和迷乱, 与真实的命运相去甚远; 真实的命运比起这些短暂的灰暗更令人痛苦, 但也给人更多机会走向伟大, 给人更多勇气走向永恒。

Was endlich meine Bücher anlangt, so möchte ich Ihnen am liebsten alle senden, die Sie irgend freuen könnten. Aber ich bin sehr arm, und meine Bücher gehören, sobald sie einmal erschienen sind, nicht mehr mir. Ich kann sie selbst nicht kaufen-und, wie ich so oft möchte, denen geben, die ihnen Liebes erweisen würden.

Deshalb schreibe ich Ihnen auf einen Zettel die Titel (und Verlage) meiner jüngsterschienenen Bücher (der neuesten, im ganzen habe ich wohl 12 oder 13 veröffentlicht) auf und muß es Ihnen, lieber Herr, überlassen, sich gelegentlich mal etwas davon zu bestellen.

Ich weiß meine Bücher gerne bei Ihnen.
Leben Sie wohl!

Ihr:
Rainer Maria Rilke

注释

- [1] überschütten 给予
- [2] Marie Grubbe 指雅各布森的长篇小说《玛丽·格鲁贝夫人》。
- [3] Eugen Diederichs 欧根·迪德里希斯出版社
- [4] Hier sollten Rosen stehen... 《这里该有蔷薇……》
- [5] versteinert 僵化的
- [6] Verhärtetsein 硬化
- [7] Niederkunft 分娩
- [8] getrost 有信心地
- [9] Richard Dehmel 里夏德·德默尔（1863-1920），德国著名诗人，代表作有《妇女和世界》等
- [10] brünstig 性欲非常强烈的
- [11] Urtrieb 原始的冲动
- [12] Pose 装腔作势
- [13] beladen 使……负担
- [14] Hoffart 傲慢
- [15] Enges 狭隘
- [16] Gehässiges 仇恨
- [17] Makel 污点
- [18] bange 恐惧不安的
- [19] Wirrnis 迷乱

Vor etwa zehn Tagen habe ich Paris verlassen, recht leidend und müde, und bin in eine große nördliche Ebene gefahren, deren Weite und Stille und Himmel mich wieder gesund machen soll. Aber ich fuhr in einen langen Regen hinein, der heute erst sich ein wenig lichten will über dem unruhig wehenden Land; und ich benutze diesen ersten Augenblick Helle, um Sie zu grüßen, lieber Herr.

z. Zt. Worpsswede (1) bei Bremen, am 16. Juli 1903

Vor etwa zehn Tagen habe ich Paris verlassen, recht leidend und müde, und bin in eine große nördliche Ebene gefahren, deren Weite und Stille und Himmel mich wieder gesund machen soll. Aber ich fuhr in einen langen Regen hinein, der heute erst sich ein wenig lichten (2) will über dem unruhig wehenden Land; und ich benutze diesen ersten Augenblick Helle, um Sie zu grüßen, lieber Herr.

Sehr lieber Herr Kappus: Ich habe einen Brief von Ihnen lange ohne Antwort gelassen, nicht daß ich ihn vergessen hätte-im Gegenteil: er war von der Art derer, die man wieder liest, wenn man sie unter den Briefen findet, und ich erkannte Sie darin wie aus großer Nähe. Es war der Brief vom zweiten Mai, und Sie erinnern sich seiner gewiß. Wenn ich ihn, wie jetzt, in der großen Stille dieser Fernen lese, dann rührt mich Ihre schöne Sorge um das Leben, mehr noch, als ich das schon in Paris empfunden habe, wo alles anders anklingt und verhallt (3) wegen des übergroßen Lärmes, von dem die Dinge zittern. Hier, wo ein gewaltiges Land um mich ist, über das von den Meeren her die Winde gehen, hier fühle ich, daß auf jene Fragen und Gefühle, die in ihren Tiefen ein eigenes Leben haben, nirgend ein Mensch Ihnen antworten kann; denn es irren auch die Besten in den Worten, wenn sie Leisestes bedeuten sollen und fast Unsägliches. Aber ich glaube trotzdem, daß Sie nicht ohne Lösung bleiben müssen, wenn Sie sich an Dinge halten, die denen ähnlich sind, an welchen jetzt meine Augen sich erholen. Wenn Sie sich an die Natur halten, an das Einfache in ihr, an das Kleine, das kaum einer sieht, und das so unversehens (4) zum Großen und Unermeßlichen werden kann; wenn Sie diese Liebe haben zu dem Geringen und ganz schlicht als ein Dienender das Vertrauen dessen zu gewinnen suchen, was arm scheint: dann wird Ihnen alles leichter, einheitlicher und irgendwie versöhnender werden, nicht im Verstande vielleicht, der staunend zurückbleibt (5), aber in Ihrem innersten Bewußtsein, Wach-sein (6) und Wissen.

这里周围是广阔的田野，从海上吹来阵阵的风。在这里，我感到，那些问题与情感在它们深处自有本来的生命，没有人能够给您解答；因为就是用最好的言语去阐释那最微妙的和几乎不可言说的事物，也会失真。尽管如此，我却相信，若是您坚持咬定那些与我现在耳目一新的相似事物，您就不会找不到答案。若是您依托大自然，依

托大自然中的单纯，依托那几乎没人注意到的渺小，那么这渺小就会不知不觉地变得庞大而不能测度；若是您对于这种微小事物都怀有这样的爱，像个侍者一样质朴地去赢得那些可怜之物的信赖：那么，一切对于您就更加轻易、更加一致、更加容易地和解了，也许这不是在那惊恐退却的理智中，而是在您最深的意识、觉醒和领悟中。

Sie sind so jung, so vor allem Anfang, und ich möchte Sie, so gut ich es kann, bitten, lieber Herr, Geduld zu haben gegen alles Ungelöste in Ihrem Herzen und zu versuchen, die Fragen selbst liebzuhaben wie verschlossene Stuben und wie Bücher, die in einer sehr fremden Sprache geschrieben sind. Forschen Sie jetzt nicht nach den Antworten, die Ihnen nicht gegeben werden können, weil Sie sie nicht leben könnten. Und es handelt sich darum, alles zu leben. Leben Sie jetzt die Fragen. Vielleicht leben Sie dann allmählich, ohne es zu merken, eines fernen Tages in die Antwort hinein.

您这么年轻，一切都才刚刚开始，亲爱的先生，我想尽我所能地恳求您，对一切您解不开的疑难，要多多忍耐，设法去喜爱这些问题本身，如同喜爱那些锁着的房屋，或是用外文写成的书。现在您不要去寻找那些还无法得到的答案，因为您还没有在生活里体验到它们。一切都要亲身去体验。现在您就亲历这些问题吧。或许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或在将来的某一天，您就生活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中了。Vielleicht tragen Sie ja in sich die Möglichkeit, zu bilden und zu formen, als eine besonders selige und reine Art des Lebens; erziehen Sie sich dazu, -aber nehmen Sie das, was kommt, in großem Vertrauen hin, und wenn es nur aus Ihrem Willen kommt, aus irgendeiner Not Ihres Innern, so nehmen Sie es auf sich und hassen Sie nichts.

也许您自身就承载着可能性，去组织和形成一种特别幸福与纯洁的生活方式；您要教育自己往这方面发展——但是，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您都要抱着极大的信任去接受；如果它是从您的意志里、从您内心的某种窘困中产生的，那么您要好好地承受，而不要有任何憎恶之感。

Das Geschlecht ist schwer; ja. Aber es ist Schweres, was uns aufgetragen wurde, fast alles Ernste ist schwer, und alles ist ernst. Wenn Sie das nur erkennen und dazu kommen, aus sich, aus Ihrer Anlage (7) und Art, aus Ihrer Erfahrung und Kindheit und Kraft heraus ein ganz eigenes (von Konvention und Sitte nicht beeinflusstes) Verhältnis zu dem Geschlecht zu erringen, dann müssen Sie nicht mehr fürchten, sich zu verlieren und unwürdig zu werden Ihres besten Besitzes.

——“性”，是很难的。可是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也很难；几乎所有

严肃的事物都是艰难的，而一切又都是严肃的。如果您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够从您自身、从您的天资和本性、从您的经验、您的童年、您的生命力出发，获得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受传统准则和习俗影响的）对“性”的理解：那么您就不会害怕失去自我，或是玷污了您最好的所有物。

Die körperliche Wollust ⁽⁸⁾ ist ein sinnliches Erlebnis, nicht anders als das reine Schauen oder das reine Gefühl, mit dem eine schöne Frucht die Zunge füllt; sie ist eine große, unendliche Erfahrung, die uns gegeben wird, ein Wissen von der Welt, die Fülle und der Glanz alles Wissens. Und nicht, da wir sie empfangen, ist schlecht; schlecht ist, da fast alle diese Erfahrung mitbrauchen und vergeuden ⁽⁹⁾ und sie als Reiz an die müden Stellen ihres Lebens setzen und als Zerstreuung statt als Sammlung zu Höhepunkten.

肉体的快感是一种感官体验，与单纯地观赏或是一个甜美的水果滋润舌头的那种纯净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它是我们获得的丰富而无穷的体验，是一种对世界的领悟，是一切领悟的丰富与光彩。我们感受它并非坏事；糟糕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滥用和浪费了这种体验，而把它置于生活的疲乏点，当作刺激，散乱开来而不是聚集起来通向高潮。

Die Menschen haben ja auch das Essen zu etwas anderem gemacht: Not auf der einen, Überfluß auf der anderen Seite haben die Klarheit dieses Bedürfnisses getrübt, und ähnlich trübe sind alle die tiefen, einfachen Notdürfte geworden, in denen das Leben sich erneuet. Aber der einzelne kann sie für sich klären und klar leben, (und wenn nicht der einzelne, der zu abhängig ist, so doch der Einsame). Er kann sich erinnern, daß alle Schönheit in Tieren und Pflanzen eine stille dauernde Form von Liebe und Sehnsucht ist, und er kann das Tier sehen, wie er die Pflanze sieht, geduldig und willig ⁽¹⁰⁾ sich vereinigend und vermehrend und wachsend nicht aus physischer Lust, nicht aus physischem Leid, Notwendigkeiten sich neigend, die größer sind als Lust und Leid und gewaltiger denn Wille und Widerstand.

他会想起，动植物中的一切美就是爱与欲望静静延续着的形式；他会同看待植物一样去看待动物，忍耐而温顺地结合、繁衍、生长，不是出于生理享乐，也不是由于生理痛苦，只是顺从需要，这个需要比享乐和痛苦更伟大，比意志与抵抗更有力。

O daß der Mensch dieses Geheimnis, dessen die Erde voll ist bis in ihre kleinsten Dinge demütiger empfinde und ernster trüge, ertrüge und fühlte, wie schrecklich schwer es ist, statt es leicht zu nehmen.

Daß er ehrfürchtig wäre gegen seine Fruchtbarkeit, die nur eine ist, ob sie geistig oder körperlich scheint; denn auch das geistige Schaffen stammt von dem physischen her, ist eines Wesens mit ihm und nur wie eine leisere, entzücktere und ewigere Wiederholung leiblicher Wollust. > Der Gedanke, Schöpfer zu sein, zu zeugen, zu bilden < ist nichts ohne seine fortwährende ⁽¹¹⁾, große Bestätigung und Verwirklichung in der Welt, nichts ohne die tausendfältige Zustimmung aus Dingen und Tieren, -und sein Genuß ist nur deshalb so unbeschreiblich schön und reich, weil er voll ererbter ⁽¹²⁾ Erinnerungen ist aus Zeugen und Gebären von Millionen. In einem Schöpfergedanken leben tausend vergessene Liebesnächte auf und erfüllen ihn mit Hoheit ⁽¹³⁾ und Höhe. Und die in den Nächten zusammenkommen und verflochten sind in wiegender Wollust, tun eine ernste Arbeit und sammeln Süßigkeiten an, Tiefe und Kraft für das Lied irgendeines kommenden Dichters, der aufstehen wird, um unsägliche Wonnen zu sagen.

在创作者的思想里，会有成千个被人遗忘的爱情良宵重新复活，以其尊贵和崇高充实着他的思想。那些夜间幽会、在情欲中狂欢的人们，从事着一项严肃的工作：为后起诗人的诗歌集聚着甜蜜、深度和力量，以表达那难于言说的欢乐。

Und rufen die Zukunft herbei; und wenn sie auch irren und sich blindlings ⁽¹⁴⁾ umfassen, die Zukunft kommt doch, ein neuer Mensch erhebt sich, und auf dem Grunde des Zufalls, der hier vollzogen scheint, erwacht das Gesetz, mit dem ein widerstandsfähiger kräftiger Samen ⁽¹⁵⁾ sich durchdrängt zu der Eizelle ⁽¹⁶⁾, die ihm offen entgegenzieht. Lassen Sie sich nicht beirren durch die Oberflächen; in den Tiefen wird alles Gesetz. Und die das Geheimnis falsch und schlecht leben (und es sind sehr viele), verlieren es nur für sich selbst und geben es doch weiter wie einen verschlossenen Brief, ohne es zu wissen. Und werden Sie nicht irre an der Vielheit ⁽¹⁷⁾ der Namen und an der Kompliziertheit der Fälle. Vielleicht ist über allem eine große Mutterschaft ⁽¹⁸⁾, als gemeinsame Sehnsucht. Die Schönheit der Jungfrau, eines Wesens > das (wie Sie so schön sagen) noch nichts geleistet hat <, ist Mutterschaft, die sich ahnt und vorbereitet, ängstigt und sehnt. Und der Mutter Schönheit ist dienende Mutterschaft, und in der Greisin ⁽¹⁹⁾ ist eine große Erinnerung. Und auch im Mann ist Mutterschaft, scheint mir, leibliche und geistige; sein Zeugen ist auch eine Art Gebären, und Gebären ist es, wenn er schafft aus innerster Fülle. Und vielleicht sind die Geschlechter verwandter, als man meint,

und die große Erneuerung der Welt wird vielleicht darin bestehen, daß Mann und Mädchen sich, befreit von allen Irrgefühlen und Unlusten (20), nicht als Gegensätze suchen werden, sondern als Geschwister und Nachbarn und sich zusammentun werden als Menschen, um einfach, ernst und geduldig das schwere Geschlecht, das ihnen auferlegt (21) ist, gemeinsam zu tragen.

超越一切的或许是伟大的母性，它是人类共同的渴望。那少女的、一种“还无所作为”（您这样表述很好）的本性之美是母性，它预感着、准备着、悚惧着、渴望着。母亲的美是正在尽职的母性；白发老妪拥有丰富的回忆。在我看来，男人身上也有母性，无论是身体的或是精神的；他的创造也是一种生产，只要是从最内在的丰富中创造出来，便是生产。两性关系或许比人们想像的更密切，世界的伟大革新或许就在于：男男女女从一切错误的感觉和嫌忌里解放出来，不是作为对抗双方，而是如兄弟姐妹或左邻右舍一般，共同作为“人”而团结在一起，简单地、严肃地、忍耐地共同承担起他们肩负的艰难的“性”。

Aber alles, was vielleicht einmal Vielen möglich sein wird, kann der Einsame jetzt schon vorbereiten und bauen mit seinen Händen, die weniger irren. Darum, lieber Herr, lieben Sie Ihre Einsamkeit, und tragen Sie den Schmerz, den sie Ihnen verursacht mit schönklingender Klage. Denn die Ihnen nahe sind, sind fern, sagen Sie, und das zeigt, daß es anfängt weit um Sie zu werden. Und wenn Ihre Nähe fern ist, dann ist Ihre Weite schon unter den Sternen und sehr groß; freuen Sie sich Ihres Wachstums, in das Sie ja niemanden mitnehmen können, und seien Sie gut gegen die, welche zurückbleiben, und seien Sie sicher und ruhig vor ihnen und quälen Sie sie nicht mit Ihren Zweifeln und erschrecken Sie sie nicht mit Ihrer Zuversicht oder Freude, die sie nicht begreifen könnten. Suchen Sie sich mit ihnen irgendeine schlichte und treue Gemeinsamkeit, die sich nicht notwendig verändern muß, wenn Sie selbst anders und anders werden; lieben Sie an ihnen das Leben in einer fremden Form und haben Sie Nachsicht (22) gegen die alternden Menschen, die das Alleinsein fürchten, zu dem Sie Vertrauen haben.

您说，亲近您的都与您疏远了，其实这表明您周围世界开始拓展。如果您的亲近都疏远了您，那么您的旷远在星空下就显得非常宽广；您要为您的成长而高兴，但您无法把任何人带入您的成长之中。要好好对待那些落后的人们，在他们面前您要镇定自若，不要怀疑和烦扰他们，也不要您的自信或快乐惊吓他们，他们并不能理解。同他们一起找出一种简单而诚挚的和谐，这种和谐，任凭您自己将来怎

么转变，都无须更改；要爱护他们异样的生活方式，体谅衰老的人们，他们对您所信任的孤独是畏惧的。

Vermeiden Sie, jenem Drama, das zwischen Eltern und Kindern immer ausgespannt ist, Stoff zuzuführen; es verbraucht viel Kraft der Kinder und zehrt die Liebe der Alten auf ^[23], die wirkt und wärmt, auch wenn sie nicht begreift. Verlangen Sie keinen Rat von ihnen und rechnen Sie mit keinem Verstehen; aber glauben Sie an eine Liebe, die für Sie aufbewahrt wird wie eine Erbschaft, und vertrauen Sie, daß in dieser Liebe eine Kraft ist und ein Segen, aus dem Sie nicht herausgehen müssen, um ganz weit zu gehen!

Es ist gut, daß Sie zunächst in einen Beruf münden ^[24], der Sie selbständig macht und Sie vollkommen auf sich selbst stellt in jedem Sinne. Warten Sie geduldig ab, ob Ihr innerstes Leben sich beschränkt fühlt durch die Form dieses Berufes. Ich halte ihn für sehr schwer und für sehr anspruchsvoll, da er von großen Konventionen belastet ist und einer persönlichen Auffassung seiner Aufgaben fast keinen Raum läßt. Aber Ihre Einsamkeit wird Ihnen auch inmitten sehr fremder Verhältnisse Halt ^[25] und Heimat sein, und aus ihr heraus werden Sie alle Ihre Wege finden.

您从事这个职业，它使您成为独立的人，事事完全由您自己打理，这很好。您耐心地等待，看您内心的生活是不是由于这种职业形式而受到限制。我认为这种职业很难，而且要求很高，因为它为诸多习俗所累，并且不容许人们对它的各项任务有个人意见的存在。但是在这些非常生疏的关系中，寂寞将是您的立足点和心灵的故乡，从中您将找到您所有的道路。

Alle meine Wünsche sind bereit, Sie zu begleiten, und mein Vertrauen ist mit Ihnen.

Ihr:
Rainer Maria Rilke

注释

〔1〕 Worpsswede 沃尔普斯韦德，德国下萨克森州一个位于托伊弗尔沼泽地的集镇。自1889年起，这里是艺术家云集的地方，有“艺术家之乡”的美称。

〔2〕 lichten 发亮

〔3〕 verhallen 逐渐减弱

〔4〕 unversehens 不知不觉地

〔5〕 zurückbleiben 退却

〔6〕 Wach-sein 觉醒

〔7〕 Anlage 天资

〔8〕 Wollust 性欲快感

- [9] vergeuden 浪费
- [10] willig 温顺地
- [11] fortwährend 持续的
- [12] ererbt 遗传下来的
- [13] Hoheit 尊贵
- [14] blindlings 盲目地
- [15] Samen 种子
- [16] Eizelle 卵细胞
- [17] Vielheit 繁多
- [18] Mutterschaft 母性
- [19] Greisin 老妪
- [20] Unlust 嫌忌
- [21] auferlegen 负担
- [22] Nachsicht 体谅
- [23] aufzehren 耗尽
- [24] münden 进入
- [25] Halt 立足点

Ihren Brief vom 29. August empfang ich in Florenz, und nun-nach zwei Monaten erst-sage ich Ihnen davon. Verzeihen Sie nur diese Säumigkeit, -aber ich schreibe unterwegs ungern Briefe, weil ich zum Briefschreiben mehr brauche als das allemötigste Gerät: etwas Stille und Einsamkeit und eine nicht allzu fremde Stunde.

Rom, am 29. Oktober 1903

LIEBER UND GEEHRTER HERR,

Ihren Brief vom 29. August empfang ich in Florenz, und nun-nach zwei Monaten erst -sage ich Ihnen davon. Verzeihen Sie nur diese Säumigkeit, -aber ich schreibe unterwegs ungern Briefe, weil ich zum Briefschreiben mehr brauche als das allernötigste Gerät: etwas Stille und Einsamkeit und eine nicht allzu fremde Stunde.

In Rom trafen wir vor etwa sechs Wochen ein, zu einer Zeit, da es noch das leere, das heie, das fieberruffene (1) Rom war, und dieser Umstand trug mit anderen praktischen

Einrichtungsschwierigkeiten dazu bei, da die Unruhe um uns kein Ende nehmen wollte und die Fremde mit der Last der

Heimatlosigkeit auf uns lag. Dazu ist noch zu rechnen, da Rom, (wenn man es noch nicht kennt) in den ersten Tagen erdrückend traurig wirkt: durch die unlebendige und trübe Museumsstimmung, die es ausatmet, durch die Fülle seiner hervorgeholten und mühsam aufrechterhaltenen Vergangenheiten (von denen eine kleine Gegenwart sich ernährt), durch die namenlose, von Gelehrten und Philologen unterstützte und von den gewohnheitsmäigen Italienreisenden nachgeahmte Überschätzung aller dieser entstellten und verdorbenen Dinge, die doch im Grunde nicht mehr sind als zufällige Reste einer anderen Zeit und eines Lebens, das nicht unseres ist und unseres nicht sein soll.

更有甚者，在剛到的頭幾天里，羅馬（如果人們還不了解它的話）令人感到窒悶和傷感：由於它散發出來的死氣沉沉、憂郁的博物館氛圍，由於它精華殆盡、而又勉強維系着過去的奢華（從中滋養着一個懦小的現在），由於這些無名的、被學者和語文學家們所維護的、經常來意大利旅遊的人們所效仿的、對於一切改頭換面或是損毀物品的過高估價，而這些物品從根本上不過是另一個時代、另一種生活的幸存者，那種生活早已不是我們的了，而且，也不應該是我們的。

Schlielich, nach Wochen täglicher Abwehr, findet man sich, obwohl noch ein wenig verwirrt, zu sich selber zurück, und man sagt sich: nein, es ist hier nicht mehr Schönheit als anderswo, und alle diese von Generationen immer weiterbewunderten Gegenstände, an denen Handlangerhände (2) gebessert und ergänzt haben, bedeuten nichts, sind nichts und haben kein Herz und keinen Wert; -aber es ist viel Schönheit hier, weil überall viel

Schönheit ist. Unendlich lebensvolle Wasser gehen über die alten Aquädukte (3) in die große Stadt und tanzen auf den vielen Plätzen über steinernen weißen Schalen und breiten sich aus in weiten, geräumigen (4) Becken und rauschen (5) bei Tag und erheben ihr Rauschen zur Nacht, die hier groß und gestirnt (6) ist und weich von Winden. Und Gärten sind hier, unvergeßliche Alleen und Treppen, Treppen, von Michelangelo (7) ersonnen, Treppen, die nach dem Vorbild abwärts gleitender Wasser erbaut sind, -breit im Gefäll Stufe aus Stufe gebärend wie Welle aus Welle.

不, 这里并不比其他地方更美。所有这些被世代所赞赏的物品, 尽管都经过能工巧匠的完善和补充, 却代表不了什么, 一无是处, 没有生命, 没有价值; ——但这里也自有许多美丽, 因为处处都有美。充满无限生机的流水从古老的沟渠流入这座大都市, 在众多广场的白石盘上欢舞, 散落入宽阔的贮水池中, 昼间流水潺潺, 夜间声音更加清亮。这里夜色幽深, 星光灿烂, 轻风习习。这里有许多花园, 令人难以忘怀的林荫路与石阶——米开朗基罗设计的石阶, 那是按照向下引流的模型修建的石阶: 宽而向下, 层层相生, 如同后浪推前浪。

Durch solche Eindrücke sammelt man sich, gewinnt sich zurück aus dem anspruchsvollen Vielen, das da spricht und schwätzt (8) (und wie gesprächig (9) ist es!), und lernt langsam die sehr wenigen Dinge erkennen, in denen Ewiges dauert, das man lieben, und Einsames, daran man leise teilnehmen kann.

Noch wohne ich in der Stadt auf dem Kapitäl (10), nicht weit von dem schönsten Reiterbilde, das uns aus römischer Kunst erhalten geblieben ist, -dem des Marc Aurel (11); aber in einigen Wochen werde ich einen stillen schlichten Raum beziehen, einen alten Altan (12), der ganz tief in einem großen Park verloren liegt, der Stadt, ihrem Geräusch und Zufall verborgen. Dort werde ich den ganzen Winter wohnen und mich freuen an der großen Stille, von der ich das Geschenk guter und tüchtiger Stunden erwarte...

Von dort aus, wo ich mehr zu Hause sein werde, schreibe ich Ihnen einen größeren Brief, darin auch noch von Ihrem Schreiben die Rede sein wird. Heute muß ich Ihnen nur sagen (und vielleicht ist es unrecht, daß ich dies nicht schon früher getan habe), daß das in Ihrem Briefe angekündigte Buch (welches Arbeiten von Ihnen enthalten sollte) nicht hier eingetroffen ist. Ist es an Sie zurückgegangen, vielleicht von Worpsswede aus? (Denn: Man darf Pakete ins Ausland nicht nachsenden.) Diese Möglichkeit ist die günstigste, die ich gerne bestätigt würde. Hoffentlich handelt es

sich nicht um einen Verlust, -der ja bei italienischen
Postverhältnissen nicht zu den Ausnahmen gehört-leider.

Ich hätte auch dieses Buch (wie alles, was ein Zeichen von
Ihnen gibt) gern empfangen; und Verse, die inzwischen entstanden
sind, werde ich immer (wenn Sie mir sie anvertrauen) lesen und
wieder lesen und erleben, so gut und herzlich ich kann. Mit
Wünschen und Grüßen

Ihr:
Rainer Maria Rilke

注释

- [1] fieberrufen 瘟疫流行的
- [2] Handlangerhand 工匠的手
- [3] Aquädukt 高架引水渠
- [4] geräumig 宽敞的
- [5] rauschen 流水潺潺
- [6] gestirnt 星光灿烂
- [7] Michelangelo 米开朗琪罗 (1475-1564),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兼诗人
- [8] schwätzen 闲聊
- [9] gesprächig 健谈的
- [10] Kapitol 卡匹托尔山, 古罗马城建于其上的七座山丘之一
- [11] Marc Aurel 马可·奥勒留 (121-180), 罗马皇帝, 著有《沉思录》流传后世
- [12] Altan 望楼

Sie sollen nicht ohne einen Gruß von mir sein, wenn es Weihnachten wird und wenn Sie, inmitten des Festes, Ihre Einsamkeit schwerer tragen als sonst. Aber wenn Sie dann merken, daß sie groß ist, so freuen Sie sich dessen; denn was (so fragen Sie sich) wäre eine Einsamkeit, welche nicht Größe hätte;

Rom, am 23. Dezember 1903

MEIN LIEBER HERR KAPPUS,

Sie sollen nicht ohne einen Gruß von mir sein, wenn es Weihnachten wird und wenn Sie, inmitten des Festes, Ihre Einsamkeit schwerer tragen als sonst. Aber wenn Sie dann merken, daß sie groß ist, so freuen Sie sich dessen; denn was (so fragen Sie sich) wäre eine Einsamkeit, welche nicht Große hätte; es gibt nur eine Einsamkeit, und die ist groß und ist nicht leicht zu tragen, und es kommen fast allen die Stunden, da sie sie gerne vertauschen ⁽¹⁾ möchten gegen irgendeine noch so banale und billige Gemeinsamkeit, gegen den Schein einer geringen Übereinstimmung mit dem Nächstbesten ⁽²⁾, mit dem Unwürdigsten... Aber vielleicht sind das gerade die Stunden, wo die Einsamkeit wächst; denn ihr Wachsen ist schmerzhaft wie das Wachsen der Knaben und traurig wie der Anfang der Frühlinge. Aber das darf Sie nicht irremachen.

Was not tut, ist doch nur dieses: Einsamkeit, große innere Einsamkeit. In-sich-Gehen und stundenlang niemandem begegnen, - das muß man erreichen können. Einsamsein, wie man als Kind einsam war, als die Erwachsenen umhergingen, mit Dingen verflochten, die wichtig und groß schienen, weil die Großen so geschäftig aussahen und weil man von ihrem Tun nichts begriff.

寂寞只有一个，既广大又难以忍受，并且几乎人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他们甘愿拿寂寞去交换庸俗的、无聊的社交以及与任何一个毫不相配的人勉强和谐相处的假相.....但也许正是这些时刻，寂寞在生长；它的生长是痛苦的，如同男孩的发育成长；它的生长是悲哀的，如同春的开始。您不要为此而迷惑。我们需要的只是：寂寞，内心广大的寂寞。“走向内心”，长时间不遇一人——这是我们必须能够做到的。居于寂寞，像儿时那样寂寞，大人们来来往往，纠缠于一些似乎很重要的事务。大人们是那样忙碌，可是我们并不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

Und wenn man eines Tages einsieht, daß ihre Beschäftigungen armselig, ihre Berufe erstarrt und mit dem Leben nicht mehr verbunden sind, warum dann nicht weiter wie ein Kind darauf hinsehen als auf ein Fremdes, aus der Tiefe der eigenen Welt heraus, aus der Weite der eigenen Einsamkeit, die selber Arbeit ist und Rang und Beruf? Warum eines Kindes weises Nicht-Verstehen vertauschen wollen gegen Abwehr und Verachtung, da doch Nicht-Verstehen Alleinsein ist, Abwehr und Verachtung aber Teilnahme

an dem, wovon man sich mit diesen Mitteln scheiden will.

如果有一天我们洞察到他们的忙碌是贫乏的，他们的职业是枯僵的，跟生命没有关联，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世界的深处，从自己寂寞的广处（这寂寞本身就是工作、地位、职业），像孩子一样把它们视作陌生事物呢？为什么要将孩子聪明的“不理解”改为抵触和蔑视的态度呢？“不理解”是单独存在的，抵触与蔑视要设法和这些事物隔离，却又和它们发生了纠葛。

Denken Sie, lieber Herr, an die Welt, die Sie in sich tragen, und nennen Sie dieses Denken, wie Sie wollen; mag es Erinnerung an die eigne Kindheit sein oder Sehnsucht zur eigenen Zukunft hin, -

亲爱的先生，您思考一下自身承载的这个世界，您可以随意命名这思考。无论是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或是对于自己未来的向往，——

nur seien Sie aufmerksam gegen das, was in Ihnen aufsteht, und stellen Sie es über alles, was Sie um sich bemerken. Ihr innerstes Geschehen ist Ihrer ganzen Liebe wert, an ihm müssen Sie irgendwie arbeiten und nicht zu viel Zeit und zu viel Mut damit verlieren, Ihre Stellung zu den Menschen aufzuklären.

您只要留意生命中出现的事物，把它置于您所看到的周围一切之上。您最内在的事物值得您全心全意地去爱，您必须好好经营它，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去解释您人们对人们的态度。

Wer sagt Ihnen denn, daß Sie überhaupt eine haben? -Ich weiß, Ihr Beruf ist hart und voll Widerspruch gegen Sie, und ich sah Ihre Klage voraus und wußte, daß sie kommen würde. Nun sie gekommen ist, kann ich Sie nicht beruhigen, ich kann Ihnen nur raten, zu überlegen, ob nicht alle Berufe so sind, voll von Ansprüchen, voll Feindschaft gegen den Einzelnen, vollgesogen gleichsam mit dem Haaderer, die sich stumm und mürrisch in die nüchterne Pflicht gefunden haben. Der Stand, in dem Sie jetzt leben müssen, ist nicht schwerer mit Konventionen, Vorurteilen und Irrtümern belastet als alle die anderen Stände, und wenn es welche gibt, die eine größere Freiheit zur Schau tragen, so gibt es doch keinen, der in sich weit und geräumig und mit den großen Dingen, aus denen das wirkliche Leben besteht, in Beziehung ist. Nur der Einzelne, der einsam ist, ist wie ein Ding unter die tiefen Gesetze gestellt, und wenn einer hinausgeht in den Morgen, der anhebt, oder hinaus in den Abend schaut, der voll Ereignis ist, und wenn er fühlt, was da geschieht, so fällt aller Stand von ihm ab, wie von einem Toten, obwohl er mitten in lauter Leben steht.

只有寂寞的人，他像一个“物”一样被置于深邃的自然规律之下，当他走向刚刚破晓的清晨，或是向外遥望那事件频发的夜晚，并感觉

到那里发生了什么时，一切状态便会脱离他，像是脱离一个死者，纵使他正活在生命的历程之中。

Was Sie, lieber Herr Kappus, jetzt als Offizier erfahren müssen, Sie hätten es ähnlich in jedem der bestehenden Berufe gefühlt, ja sogar wenn Sie, außerhalb jeder Stellung, mit der Gesellschaft allein leichte und selbständige Berührung gesucht hätten, würde Ihnen dieses beengende ⁽⁶⁾ Gefühl nicht erspart geblieben sein. -Es ist überall so; aber das ist kein Grund zu Angst oder Traurigkeit; wenn keine Gemeinsamkeit zwischen den Menschen ist und Ihnen, versuchen Sie es, den Dingen nahe zu sein, die Sie nicht verlassen werden; noch sind die Nächte da und die Winde, die durch die Bäume gehen und über viele Länder; noch ist unter den Dingen und bei den Tieren alles voll Geschehen, daran Sie teilnehmen dürfen; und die Kinder sind noch so, wie Sie gewesen sind als Kind, so traurig und glücklich, -und wenn Sie an Ihre Kindheit denken, dann leben Sie wieder unter ihnen, unter den einsamen Kindern, und die Erwachsenen sind nichts, und ihre Würde hat keinen Wert.

亲爱的卡普斯先生，您现在身为军官所必须经历的，也许在任何一种现有的职业里都会感受得到，甚至纵使您脱离任何一个岗位，试图独自找到与社会轻松和独立的接触，这种压迫感也不会有所缓解。——到处都是一样，但这不是我们恐惧或悲伤的理由；如果您与人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您就尝试着与物接近，它们不会遗弃您；还有夜，还有风——那吹过树林、掠过田野的风；在事物和动物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您可以分享的；还有儿童，他们同您儿时一样，有悲伤，有幸福，——如果您想起自己的童年，您就又生活在那些寂寞的儿童中间了，大人们一无是处，他们的尊严毫无价值。

Und wenn es Ihnen bang und quälend ist, an die Kindheit zu denken und an das Einfache und Stille, das mit ihr zusammenhängt, weil Sie an Gott nicht mehr glauben können, der überall darin vorkommt, dann fragen Sie sich, lieber Herr Kappus, ob Sie Gott denn wirklich verloren haben? Ist es nicht vielmehr so, daß Sie ihn noch nie besessen haben? Denn wann sollte das gewesen sein? Glauben Sie, ein Kind kann ihn halten, ihn, den Männer nur mit Mühe tragen und dessen Gewicht die Greise zusammendrückt ⁽⁷⁾ ? Glauben Sie, es könnte, wer ihn wirklich hat, ihn verlieren wie einen kleinen Stein, oder meinen Sie nicht auch, wer ihn hätte, könnte nur noch von ihm verloren werden? -Wenn Sie aber erkennen, daß er in Ihrer Kindheit nicht war, und nicht vorher, wenn Sie ahnen, daß Christus getäuscht worden ist von seiner Sehnsucht und Muhamed ⁽⁸⁾ betrogen von seinem Stolz, -und

wenn Sie mit Schrecken fühlen, daß er auch jetzt nicht ist, in dieser Stunde, da wir von ihm reden, -was berechtigt Sie dann, ihn, welcher niemals war, wie einen Vergangenen zu vermissen und zu suchen, als ob er verloren wäre?

Warum denken Sie nicht, daß er der Kommende ist, der von Ewigkeit her bevorsteht, der Zukünftige, die endliche Frucht eines Baumes, dessen Blätter wir sind? Was hält Sie ab, seine Geburt hinauszuerwerfen in die werdenden Zeiten und Ihr Leben zu leben wie einen schmerzhaften und schönen Tag in der Geschichte einer großen Schwangerschaft? Sehen Sie denn nicht, wie alles, was geschieht, immer wieder Anfang ist, und könnte es nicht Sein Anfang sein, da doch Beginnen an sich immer so schön ist? Wenn er der Vollkommenste ist, muß nicht Geringeres vor ihm sein, damit er sich auswählen kann aus Fülle und Überfluß? Muß er nicht der Letzte sein, um alles in sich zu umfassen, und welchen Sinn hätten wir, wenn der, nach dem wir verlangen, schon gewesen wäre?

Wie die Bienen den Honig zusammentragen, so holen wir das Süßeste aus allem und bauen Ihn. Mit dem Geringen sogar, mit dem Unscheinbaren ⁽⁹⁾ (wenn es nur aus Liebe geschieht) fangen wir an, mit der Arbeit und mit dem Ruhen hernach, mit einem Schweigen oder mit einer kleinen einsamen Freude, mit allem, was wir allein, ohne Teilnehmer und Anhänger tun, beginnen wir ihn, den wir nicht erleben werden, so wenig unsere Vorfahren uns erleben konnten. Und doch sind sie, diese Langevergangenen, in uns, als Anlage, als Last auf unserem Schicksal, als Blut, das rauscht, und als Gebärde ⁽¹⁰⁾, die aufsteigt aus den Tiefen der Zeit.

像蜜蜂采蜜那样，我们从万物中采撷最甜美的甘露来营造他。我们甚至从微小的，不起眼的事物开始（只要是出于爱），我们以工作，继之以休息，以沉默，或是以微小的寂寞欢悦，以我们没有朋友和同伴而单独所做的一切来营造他。他，我们并不能看到，正如我们祖先不能看见我们一样。可是那些久逝的人们，依然作为我们的禀赋，作为我们命运的重负，作为流淌着的血液，作为从时间的深处升发出来的姿态，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

Gibt es etwas, was Ihnen die Hoffnung nehmen kann, so einstens in ihm, in dem Fernsten, Äußersten zu sein?

Feiern Sie, lieber Herr Kappus, Weihnachten in diesem frommen Gefühl, daß Er vielleicht gerade diese Lebensangst von Ihnen braucht, um zu beginnen; gerade diese Tage Ihres Überganges sind vielleicht die Zeit, da alles in Ihnen an ihm arbeitet, wie Sie schon einmal, als Kind, atemlos an ihm gearbeitet haben. Seien Sie

geduldig und ohne Unwillen (11) und denken Sie, daß das wenigste,
was wir tun können, ist, ihm das Werden nicht schwerer zu
machen, als die Erde es dem Frühling macht, wenn er kommen will.
Und seien Sie froh und getrost.

Ihr:
Rainer Maria Rilke

注释

- [1] vertauschen 交换
- [2] Nächstbeste 任何一个
- [3] vollgesogen 饱受
- [4] zur Schau tragen 炫耀
- [5] anheben 开始
- [6] beengend 令人窒息的
- [7] zusammendrücken 压倒
- [8] Muhamed 穆罕默德 (570-632), 出生于麦加城, 伊斯兰教创始人
- [9] Unscheinbare 没有光彩的事物
- [10] Gebärde 姿态
- [11] Unwille 不满

es ist viel Zeit hingegangen, seit ich Ihren letzten Brief empfangen habe. Tragen Sie mir das nicht nach; erst war es Arbeit, dann Störung und endlich Kränklichkeit, was mich immer wieder von dieser Antwort abhielt, die (so wollte ich es) aus ruhigen und guten Tagen zu Ihnen kommen sollte. Nun fühle ich mich wieder etwas wohler (der Frühlingsanfang mit seinen bösen, launischen Übergängen war auch hier arg zu fühlen) und komme dazu, Sie, lieber Herr Kappus, zu grüßen und Ihnen (was ich so herzlich gerne tue) das und jenes auf Ihren Brief zu sagen, so gut ich es weiß.

Rom, am 14. Mai 1904

MEIN LIEBER HERR KAPPUS,

es ist viel Zeit hingegangen, seit ich Ihren letzten Brief empfangen habe. Tragen Sie mir das nicht nach ⁽¹⁾ ; erst war es Arbeit, dann Störung und endlich Kränklichkeit ⁽²⁾ , was mich immer wieder von dieser Antwort abhielt, die (so wollte ich es) aus ruhigen und guten Tagen zu Ihnen kommen sollte. Nun fühle ich mich wieder etwas wohler (der Frühlingsanfang mit seinen bösen, launischen Übergängen war auch hier arg zu fühlen) und komme dazu, Sie, lieber Herr Kappus, zu grüßen und Ihnen (was ich so herzlich gerne tue) das und jenes auf Ihren Brief zu sagen, so gut ich es weiß.

Sie sehen: ich habe Ihr Sonett ⁽³⁾ abgeschrieben, weil ich fand, daß es schön und einfach ist und in der Form geboren, in der es mit so stillem Anstand ⁽⁴⁾ geht. Es sind die besten von den Versen, die ich von Ihnen lesen durfte. Und nun gebe ich Ihnen jene Abschrift, weil ich weiß, daß es wichtig und voll neuer Erfahrung ist, eine eigene Arbeit in fremder Niederschrift ⁽⁵⁾ wiederzufinden. Lesen Sie die Verse, als ob es fremde wären, und Sie werden im Innersten fühlen, wie sehr es die Ihrigen sind.-

Es war eine Freude für mich, dieses Sonett und Ihren Brief oft zu lesen; ich danke Ihnen für beides.

Und Sie dürfen sich nicht beirren lassen in Ihrer Einsamkeit, dadurch, daß etwas in Ihnen ist, das sich herauswünscht ⁽⁶⁾ aus ihr. Gerade dieser Wunsch wird Ihnen, wenn Sie ihn ruhig und überlegen und wie ein Werkzeug gebrauchen, Ihre Einsamkeit ausbreiten helfen über weites Land. Die Leute haben (mit Hilfe von Konventionen) alles nach dem Leichten hin gelöst und nach des Leichten leichtester Seite; es ist aber klar, daß wir uns an das Schwere halten müssen; alles Lebendige hält sich daran, alles in der Natur wächst und wehrt sich nach seiner Art und ist ein Eigenes aus sich heraus, versucht es um jeden Preis ⁽⁷⁾ zu sein und gegen allen Widerstand. Wir wissen wenig, aber daß wir uns zu Schwerem halten müssen, ist eine Sicherheit, die uns nicht verlassen wird; es ist gut, einsam zu sein, denn Einsamkeit ist schwer; daß etwas schwer ist, muß uns ein Grund mehr sein, es zu tun.

在寂寞中，您不要因为自身渴望从中脱身而彷徨迷惑。也正是这个愿望——如果您平静且从容地，像操弄一件工具似地运用它——它

就会有助于把您的寂寞扩展到广远的地方。一般人（借助于传统准则）会轻易地解决这一切，而且按照轻易中最轻易的方法；但不言而喻，我们必须在艰难中坚持，万物生灵都是如此，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防御和自我表现，无论如何都要如此，抵抗一切反对的力量。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必须在艰难中坚持，这是永不背弃我们的自信。寂寞地生存是好的，因为寂寞是艰难的；事情艰难，就使我们更有理由为之。

Auch zu lieben, ist gut: denn Liebe ist schwer. Liebhaben von Mensch zu Mensch: das ist vielleicht das Schwerste, was uns aufgegeben ist, das Äußerste, die letzte Probe und Prüfung, die Arbeit, für die alle andere Arbeit nur Vorbereitung ist. Darum können junge Menschen, die Anfänger in allem sind, die Liebe noch nicht: sie müssen sie lernen. Mit dem ganzen Wesen, mit allen Kräften, versammelt um ihr einsames, banges, aufwärts schlagendes Herz, müssen sie lieben lernen. Lernzeit aber ist immer eine lange, abgeschlossene Zeit, und so ist Lieben für lange hinaus und weit ins Leben hinein: Einsamkeit, gesteigertes und vertieftes Alleinsein für den, der liebt.

爱，也是好的：因为爱是艰难的。人与人之间的爱：这也许是托付给我们的最艰难的事了；它也是最紧要的，是最后的尝试与考验；它是一项工作，其他工作都不过是为因此而准备的。所以，懵懵懂懂的年轻人还不会爱：他们必须学习。他们必须集聚他们的全部禀性和所有力量，以一颗寂寞、不安和进取的心去学习爱。可是学习期总是一个长久与外界隔绝的时期，爱永久渗透到生命之中——：爱，就是寂寞升华和深化的孤独。

Lieben ist zunächst nichts, was aufgehen (8), hingeben und sich mit einem zweiten vereinen heißt (denn was wäre eine Vereinigung von Ungeklärtem und Unfertigem, noch Untergeordnetem-?), es ist ein erhabener Anlaß für den Einzelnen, zu reifen, in sich etwas zu werden, Welt zu werden, Welt zu werden für sich um eines anderen willen, es ist ein großer unbescheidener (9) Anspruch an ihn, etwas, was ihn auserwählt und zu Weitem beruft. Nur in diesem Sinne, als Aufgabe an sich zu arbeiten (> zu horchen und zu hämmern Tag und Nacht <) dürften junge Menschen die Liebe, die ihnen gegeben wird, gebrauchen. Das Aufgehen und das Hingeben und alle Art der Gemeinsamkeit ist nicht für sie (die noch lange, lange sparen und sammeln müssen), ist das Endliche, ist vielleicht das, wofür Menschenleben jetzt noch kaum ausreichen.

爱并非首先意味着倾心、献身、与第二者结合（若是一种不明确、不成熟和无秩序的结合，那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合呢？），它对于

个人来说是一种崇高的动力，去成熟，在自身内有所成就，去完成一个世界，为了他人完成一个自己的世界，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苛刻的要求，把他挑选出来，召唤他去远方。青年人只得在把修炼自己（“昼夜不停地倾听，去锤炼”）当做任务的意义上，付出赋予他们的爱。倾心、献身和各种共性的结合，不是他们的事情（他们还须长时间地节省和积累），那是最后的终点，也许是人的生活现在还几乎无法达到的境地。

Darin aber irren die jungen Menschen so oft und so schwer: da **B** sie (in deren Wesen es liegt, keine Geduld zu haben) sich einander hinwerfen, wenn die Liebe über sie kommt, sich austreuen, so wie sie sind in all ihrer Unaufgeräumtheit ⁽¹⁰⁾, Unordnung, Wirrnis...: Was aber soll dann sein? Was soll das Leben an diesem Haufen von Halbzerschlagenem ⁽¹¹⁾ tun, den sie ihre Gemeinsamkeit hei^Ben und den sie gerne ihr Glück nennen möchten, ginge es an, und ihre Zukunft? Da verliert jeder sich um des anderen willen und verliert den anderen und viele andere, die noch kommen wollten. Und verliert die Weiten und Möglichkeiten, tauscht das Nahen und Fliehen leiser, ahnungsvoller Dinge gegen eine unfruchtbare Ratlosigkeit, aus der nichts mehr kommen kann; nichts als ein wenig Ekel, Enttäuschtheit und Armut und die Rettung in eine der vielen Konventionen, die wie allgemeine Schutzhütten ⁽¹²⁾ an diesem gefährlichsten Wege in gro^Ber Zahl angebracht sind. Kein Gebiet menschlichen Erlebens ist so mit Konventionen versehen wie dieses; Rettungsgürtel ⁽¹³⁾ der verschiedensten Erfindung, Boote und Schwimmblasen ⁽¹⁴⁾ sind da; Zuflüchte in jeder Art hat die gesellschaftliche Auffassung zu schaffen gewu^Bt, denn, da sie geneigt war, das Liebesleben als ein Vergnügen zu nehmen, mu^Bte sie es auch leicht ausgestalten, billig, gefahrlos und sicher, wie öffentliche Vergnügungen sind.

Zwar fühlen viele jungen Menschen, die falsch, d.h. einfach hingebend und uneinsam lieben (der Durchschnitt wird ja immer dabei bleiben-), das Drückende einer Verfehlung und wollen auch den Zustand, in den sie geraten sind, auf ihre eigene, persönliche Art lebensfähig und fruchtbar machen-; denn ihre Natur sagt ihnen, da^B die Fragen der Liebe, weniger noch als alles, was sonst wichtig ist, öffentlich und nach dem und jenem Übereinkommen ⁽¹⁵⁾ gelöst werden können; da^B es Fragen sind, nahe Fragen von Mensch zu Mensch, die einer in jedem Fall neuen, besonderen, nur persönlichen Antwort bedürfen-: aber, wie sollten sie, die sich schon zusammengeworfen ⁽¹⁶⁾ haben und sich nicht mehr abgrenzen und

unterscheiden, die also nichts Eigenes mehr besitzen, einen Ausweg aus sich selbst heraus, aus der Tiefe der schon verschütteten ⁽¹⁷⁾ Einsamkeit, finden können?

诚然，有许多年轻人错误地，即随随便便地付出，不甘于寂寞（一般总是止于这种境地——），感到某种过错的压抑，要按照自我的方式使自己已经陷入的境遇变得富有活力和成果；——因为他们的天性告诉他们，爱的诸多问题还比不上其他重要的事，它们可以公开地、按照这样或那样的约定来解决；都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切身问题，它们需要一个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新颖、特殊、仅仅是个性化的回答——：但他们已经互相掷到一起，彼此无法辨别和区分，也不再拥有自己的所属，他们怎么能够从自身内、从这已湮没的寂寞深处寻得一条出路呢？

Sie handeln aus gemeinsamer Hilflosigkeit, und sie geraten, wenn sie dann, besten Willens, die Konvention, die ihnen auffällt ⁽¹⁸⁾ (etwa die Ehe), vermeiden wollen, in die Fangarme ⁽¹⁹⁾ einer weniger lauten, aber ebenso tödlichen konventionellen Lösung; denn da ist dann alles, weithin um sie-Konvention; da, wo aus einer früh zusammengefloßenen, trüben Gemeinsamkeit gehandelt wird, ist jede Handlung konventionell; jedes Verhältnis, zu dem solche Verwirrung führt, hat seine Konvention, mag es auch noch so ungebräuchlich ⁽²⁰⁾ (d. h. im gewöhnlichen Sinn unmoralisch) sein; ja, sogar Trennung wäre da ein konventioneller Schritt, ein unpersönlicher Zufallsentschluss ⁽²¹⁾ ohne Kraft und ohne Frucht.

Wer ernst hinsieht, findet, daß ⁽²²⁾, wie für den Tod, der schwer ist, auch für die schwere Liebe noch keine Aufklärung, keine Lösung, weder Wink noch Weg erkannt worden ist; und es wird für diese beiden Aufgaben, die wir verhüllt tragen und weitergeben, ohne sie aufzutun, keine gemeinsame, in Vereinbarung beruhende Regel sich erforschen lassen. Aber in demselben Maße, in dem wir beginnen als Einzelne das Leben zu versuchen, werden diese großen Dinge uns, den Einzelnen, in größerer Nähe begegnen. Die Ansprüche, welche die schwere Arbeit der Liebe an unsere Entwicklung stellt, sind überlebensgroß ⁽²³⁾, und wir sind ihnen, als Anfänger, nicht gewachsen. Wenn wir aber doch aushalten ⁽²⁴⁾ und diese Liebe auf uns nehmen als Last ⁽²⁵⁾ und Lehrzeit, statt uns zu verlieren an all das leichte und leichtsinnige ⁽²⁶⁾ Spiel, hinter dem die Menschen sich vor dem ernstesten Ernst ihres Daseins verborgen haben, -so wird ein kleiner Fortschritt und eine Erleichterung denen, die lange nach uns kommen, vielleicht fühlbar sein; das wäre viel.

爱，这一艰难的工作对我们的发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我们作为新手还不能胜任那些要求。但是，如果我们坚持忍耐，把爱作为重担和学业担在肩上，而不在任何浅易和轻浮的游戏中失去自我——然而许多人会在最谨严的严肃生活面前，隐藏在游戏的身后——那么将来我们的后代或许会感到一点进步和轻松；这就足矣。

Wir kommen ja doch eben erst dazu, das Verhältnis eines einzelnen Menschen zu einem zweiten Einzelnen vorurteilslos und sachlich zu betrachten, und unsere Versuche, solche Beziehung zu leben, haben kein Vorbild vor sich. Und doch ist in dem Wandel der Zeit schon manches, das unserer zaghaften ^[26] Anfängerschaft helfen will.

Das Mädchen und die Frau, in ihrer neuen, eigenen Entfaltung, werden nur vorübergehend Nachahmer männlicher Unart ^[27] und Art und Wiederholer ^[28] männlicher Berufe sein. Nach der Unsicherheit solcher Übergänge wird sich zeigen, daß die Frauen durch die Fülle und den Wechsel jener (oft lächerlichen) Verkleidungen ^[29] nur gegangen sind, um ihr eigenstes Wesen von den entstellenden Einflüssen des anderen Geschlechtes zu reinigen. Die Frauen, in denen unmittelbarer, fruchtbarer und vertrauensvoller das Leben verweilt ^[30] und wohnt, müssen ja im Grunde reifere Menschen geworden sein, menschlichere Menschen, als der leichte, durch die Schwere keiner leiblichen Frucht unter die Oberfläche des Lebens herabgezogene Mann, der, dünnköpfig ^[31] und hastig, unterschätzt, was er zu lieben meint. Dieses in Schmerzen und Erniedrigungen ausgetragene Menschentum ^[32] der Frau wird dann, wenn sie die Konventionen der Nur-Weiblichkeit in den Verwandlungen ihres äußeren Standes abgestreift ^[33] haben wird, zutage treten ^[34], und die Männer, die es heute noch nicht kommen fühlen, werden davon überrascht und geschlagen werden. Eines Tages (wofür jetzt, zumal in den nordischen Ländern, schon zuverlässige Zeichen sprechen und leuchten), eines Tages wird das Mädchen da sein und die Frau, deren Name nicht mehr nur einen Gegensatz zum Männlichen bedeuten wird, sondern etwas für sich, etwas, wobei man keine Ergänzung und Grenze denkt, nur an Leben und Dasein,-: der weibliche Mensch.

少女和妇女，在她们新的自我发展中，只是暂时成为男人恶习与特性的模仿者、男人职业的重演者。经过这样不稳定的过渡之后，事实会表明，妇女只是通过各种变化多样的（常常很可笑的）伪装，以便把她们自己的天性从男性歪曲的影响中洗净。生命更直接、更丰富、更亲切地驻留在妇女的体内，她们从根本上早已变成比男人更纯

净、更人性的人。男人一身轻，没有身体的果实，却被重负压在生活的表面之下，狂妄而急躁，轻视他们的所爱。如果妇女在其外在等级的转变中摆脱了“唯女性”的习俗，那么妇女从痛苦与压迫中孕育出的“人性”就将见诸天日了，这是令男人们始料未及的，他们将会为之惊讶、遭受打击。未来某一天（如今北欧国家已有明确的迹象），这样的少女会出现，并且“妇女”这个名称，不再仅仅意味着与男性对立的性别，而是有其独立的含义，人们不再想到“补充”与“界限”，只会想到生命与存在：女性。

Dieser Fortschritt wird das Liebe-Erleben, das jetzt voll Irrung ist (sehr gegen den Willen der überholten ^[35] Männer zunächst), verwandeln, von Grund aus verändern, zu einer Beziehung umbilden, die von Mensch zu Mensch gemeint ist, nicht mehr von Mann zu Weib. Und diese menschlichere Liebe (die unendlich rücksichtsvoll und leise, und gut und klar in Binden und Lösen sich vollziehen wird) wird jener ähneln, die wir ringend ^[36] und mühsam vorbereiten, der Liebe, die darin besteht, daß zwei Einsamkeiten einander schützen, grenzen und grüßen.

这一进步就要改变、而且是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充满谬误的爱的体验（这首先与落伍的男人们的意志誓不两立），形成一种人与人之间，而非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更人性的爱（它极其谨慎精细、良好明晰地在结合与解脱中形成），就像我们竭尽全力、辛辛苦苦准备的那份爱，它表现在：两个寂寞相互爱护，互相区分而又相互敬重。

Und das noch: glauben Sie nicht, daß jene große Liebe, welche Ihnen, dem Knaben, einst auferlegt worden ist, verloren war; können Sie sagen, ob damals nicht große und gute Wünsche in Ihnen gereift sind und Vorsätze ^[37], von denen Sie heute noch leben? Ich glaube, daß jene Liebe so stark und mächtig in Ihrer Erinnerung bleibt, weil sie Ihr erstes tiefes Alleinsein war und die erste innere Arbeit, die Sie an Ihrem Leben getan haben. -Alle guten Wünsche für Sie, lieber Herr Kappus!

Ihr:
Rainer Maria Rilke

Sonett

Durch mein Leben zittert ohne Klage,
ohne Seufzer ein tiefdunkles Weh.
Meiner Träume reiner Blütenschnee

ist die Weihe [38] meiner stillsten Tage.

öfter aber kreuzt die große Frage
meinen Pfad [39]. Ich werde klein und geh
kalt vorüber wie an einem See,
dessen Flut ich nicht zu messen wage.

Und dann sinkt ein Leid auf mich, so trübe
wie das Grau glanzarmer Sommernächte,
die ein Stern durchflimmert [40] -dann und wann:-

Meine Hände tasten dann nach Liebe,
weil ich gerne Laute beten möchte,
die mein heißer Mund nicht finden kann...

(Franz Kappus)

注释

- [1] nachtragen 对.....耿耿于怀
- [2] Kränklichkeit 易病、虚弱
- [3] Sonett 十四行诗
- [4] Anstand 规矩、体面
- [5] Niederschrift 手笔
- [6] sich herauswünschen 渴望从.....中脱身
- [7] um jeden Preis 无论如何
- [8] aufgehen 倾心
- [9] unbescheiden 苛刻的
- [10] Unaufgeräumtheit 室闷
- [11] Halbzerschlagenes 支离破碎
- [12] Schutzhütte 避雨亭
- [13] Rettungsgürtel 救生带
- [14] Schwimmblase 浮袋
- [15] Übereinkommen 协定
- [16] zusammenwerfen 把.....投掷在一起
- [17] verschüttet 被埋没的
- [18] auffallen 落在.....上面
- [19] Fangarm 触手
- [20] ungebräuchlich 不常见的
- [21] Zufallsentschluss 偶然的决断
- [22] überlebensgroß 无限大
- [23] aushalten 忍耐
- [24] Last 负担
- [25] leichtsinnig 轻浮的

- [26] zaghaft 迟疑的，胆怯的
- [27] Unart 恶习
- [28] Wiederholer 重演者
- [29] Verkleidung 伪装
- [30] verweilen 停留
- [31] dünnelhaft 狂妄的
- [32] Menschentum 人性
- [33] abstreifen 摆脱
- [34] zutage treten 见诸天日
- [35] überholt 落伍的
- [36] ringend 竭尽全力地
- [37] Vorsatz 决心，意图
- [38] Weihe 庄严
- [39] Pfad 小路
- [40] durchflimmern 闪烁

Ich will wieder eine Weile zu Ihnen reden, lieber Herr Kappus, obwohl ich fast nichts sagen kann, was hilfreich ist, kaum etwas Nützliches. Sie haben viele und große Traurigkeiten gehabt, die vorübergingen. Und Sie sagen, daß auch dieses Vorübergehen schwer und verstimmend¹¹² für Sie war. Aber, bitte, überlegen Sie, ob diese großen Traurigkeiten nicht vielmehr mitten durch Sie durchgegangen sind? Ob nicht vieles in Ihnen sich verwandelt hat, ob Sie nicht irgendwo, an irgendeiner Stelle Ihres Wesens sich verändert haben, während Sie traurig waren?

Borgeby gård ⁽¹⁾ , Flädie ⁽²⁾ , chweden, am 12. August 1904

Ich will wieder eine Weile zu Ihnen reden, lieber Herr Kappus, obwohl ich fast nichts sagen kann, was hilfreich ist, kaum etwas Nützliches. Sie haben viele und große Traurigkeiten gehabt, die vorübergingen. Und Sie sagen, daß auch dieses Vorübergehen schwer und verstimmend ⁽³⁾ für Sie war. Aber, bitte, überlegen Sie, ob diese großen Traurigkeiten nicht vielmehr mitten durch Sie durchgegangen sind? Ob nicht vieles in Ihnen sich verwandelt hat, ob Sie nicht irgendwo, an irgendeiner Stelle Ihres Wesens sich verändert haben, während Sie traurig waren? Gefährlich und schlecht sind nur jene Traurigkeiten, die man unter die Leute trägt, um sie zu übertönen ⁽⁴⁾ ; wie Krankheiten, die oberflächlich und töricht behandelt werden, treten sie nur zurück und brechen nach einer kleinen Pause um so furchtbarer aus; und sammeln sich an im Innern und sind Leben, sind ungelebtes, verschmähtes ⁽⁵⁾ , verlorenes Leben, an dem man sterben kann. Wäre es uns möglich, weiter zu sehen, als unser Wissen reicht, und noch ein wenig über die Vorwerke ⁽⁶⁾ unseres Ahnens hinaus, vielleicht würden wir dann unsere Traurigkeiten mit größerem Vertrauen ertragen als unsere Freuden. Denn sie sind die Augenblicke, da etwas Neues in uns eingetreten ist, etwas Unbekanntes; unsere Gefühle verstummen in scheuer Befangenheit, alles in uns tritt zurück, es entsteht eine Stille, und das Neue, das niemand kennt, steht mitten darin und schweigt.

危险而卑劣的是那些悲伤，人们把它们带到人群中，以遮盖它们的声音；像是敷衍诊治的病症，它们只是稍稍退却，短暂消停过后会更可怕地发作；它们聚集在体内，成为一种毫无生气、遭受蔑视、被遗弃的生命，我们可能因此死去。如果我们能看到比我们的知识所达到的更远的地方，稍稍越过我们预感的前哨，那么也许我们将会以比承受欢悦更大的信任感去承受我们的悲伤。因为那时会有一些新的陌生事物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感在怯懦的拘束中沉默，一切都会退缩，形成一种寂静，这种无人知晓的新事物立于当中，沉默不语。

Ich glaube, daß fast alle unsere Traurigkeiten Momente der Spannung sind, die wir als Lähmung empfinden, weil wir unsere befremdeten Gefühle nicht mehr leben hören. Weil wir mit dem Fremden, das bei uns eingetreten ist, allein sind; weil uns alles Vertraute und Gewohnte ⁽⁷⁾ für einen Augenblick fortgenommen ⁽⁸⁾ ist; weil wir mitten in einem Übergang stehen, wo wir nicht stehen

bleiben können. Darum geht die Traurigkeit auch vorüber: das Neue in uns, das Hinzugekommene, ist in unser Herz eingetreten, ist in seine innerste Kammer (9) gegangen und ist auch dort nicht mehr, - ist schon im Blut. Und wir erfahren nicht, was es war. Man könnte uns leicht glauben machen, es sei nichts geschehen, und doch haben wir uns verwandelt, wie ein Haus sich verwandelt, in welches ein Gast eingetreten ist. Wir können nicht sagen, wer gekommen ist, wir werden es vielleicht nie wissen, aber es sprechen viele

Anzeichen dafür, daß die Zukunft in solcher Weise in uns eintritt, um sich in uns zu verwandeln, lange bevor sie geschieht. Und darum ist es so wichtig, einsam und aufmerksam zu sein, wenn man traurig ist: weil der scheinbar ereignislose (10) und starre

Augenblick, da unsere Zukunft uns betritt, dem Leben so viel näher steht, als jener andere laute und zufällige Zeitpunkt, da sie uns, wie von außen her, geschieht. Je stiller, geduldiger und offener wir als Traurige sind, um so tiefer und um so unbeirrter (11) geht das Neue in uns ein, um so besser erwerben wir es, um so mehr wird es unser Schicksal sein, und wir werden uns ihm, wenn es eines späteren

Tages > geschieht < (das heißt: aus uns heraus zu den anderen tritt), im Innersten verwandt und nahe fühlen.

我想，我们几乎所有的悲伤都是紧张的瞬间，对此我们感到麻木，因为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令人诧异的情感还存活着；因为我们要同这不速之客独自周旋；因为眼下我们所有的信任和习惯都被夺走；因为我们正处在无法驻足停留的过程当中。可是一旦这不期而至的新事物走进我们，走进我们的心房，走进内心的最深处并化为乌有，溶解在我们的血液中，悲伤也就因此消逝了。我们再也体验不到当时的情形。这很容易使我们相信，此前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其实是我们自己改变了，正如一所房子，走进一位新客，它就发生了变化，但我们说不出，是谁来了。将来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但是有许多迹象告诉我们，在“未来”还未发生之前，它早就以这样的方式潜入我们的生命，并在我们体内发生变化。所以悲伤时要安于寂寞，多留神，这很重要：因为当我们的未来潜入我们生命的那一瞬间，似乎是空虚而枯僵的，但与从外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喧嚣而偶然的时刻相比，它更接近于生命。我们悲伤时越沉静，越忍耐，越坦诚，这一新事物也就越深入、越坚定不移地走进我们的生命，我们会更好地拥有它，它也就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的命运。如果将来有一天它“发生”了（也就是说：它从我们的生命里出来向着别人走去），我们将在内心的最深处感到亲切与亲近。

Und das ist nötig. Es ist nötig-und dahin wird nach und nach unsere Entwicklung gehen-, daß uns nichts Fremdes widerfahre (12) ,

sondern nur das, was uns seit lange gehört. Man hat schon so viele Bewegungs-Begriffe umdenken müssen, man wird auch allmählich erkennen lernen, daß das, was wir Schicksal nennen, aus den Menschen heraustritt, nicht von außen her in sie hinein. Nur weil so viele ihre Schicksale, solange sie in ihnen lebten, nicht aufsaugten (13) und in sich selbst verwandelten, erkannten sie nicht, was aus ihnen trat; es war ihnen so fremd, daß sie, in ihrem wirren Schrecken, meinten, es müsse gerade jetzt in sie eingegangen sein, denn sie beschworen, vorher nie Ähnliches in sich gefunden zu haben. Wie man sich lange über die Bewegung der Sonne getäuscht hat, so täuscht man sich immer noch über die Bewegung des Kommenden. Die Zukunft steht fest, lieber Herr Kappus, wir aber bewegen uns im unendlichen Raume.

Wie sollten wir es nicht schwer haben?

Und wenn wir wieder von der Einsamkeit reden, so wird immer klarer, daß das im Grunde nichts ist, was man wählen oder lassen kann. Wir sind einsam. Man kann sich darüber täuschen und tun, als wäre es nicht so. Das ist alles. Wieviel besser ist es aber, einzusehen, daß wir es sind, ja geradezu, davon auszugehen. Da wird es freilich geschehen, daß wir schwindeln; denn alle Punkte, worauf unser Auge zu ruhen pflegte, werden uns fortgenommen, es gibt nichts Nahes mehr, und alles Ferne ist unendlich fern. Wer aus seiner Stube, fast ohne Vorbereitung und Übergang, auf die Höhe eines großen Gebirges gestellt würde, müßte Ähnliches fühlen: eine Unsicherheit ohnegleichen (14), ein Preisgegebensein (15) an Namenloses (16) würde ihn fast vernichten. Er würde vermeinen (17) zu fallen oder sich hinausgeschleudert (18) glauben in den Raum oder in tausend Stücke auseinander gesprengt (19): welche ungeheueren Lüge müßte sein Gehirn erfinden, um den Zustand seiner Sinne einzuholen und aufzuklären.

因为我们平素看惯了一切都消失了，再也没有亲近之物，一切遥远的都是无穷得旷远。如果在几乎没有准备、没有过渡的情况下，就被从房屋里移置到一座高山的顶上，那么，他必会有类似的感觉：一种绝无仅有的不安、身体被交付给无名之物，这几乎会将他毁灭。他会想像自己跌落，或以为会被抛掷在天空，或粉身碎骨：他的头脑必须编造多么大的谎言，去补救、去解释他感官迷失的状态。

So verändern sich für den, der einsam wird, alle Entfernungen, alle Maße; von diesen Veränderungen gehen viele plötzlich vor sich und, wie bei jenem Mann auf dem Berggipfel, entstehen dann ungewöhnliche Einbildungen und seltsame Empfindungen, die über

alles Erträgliche hinauszuwachsen (20) scheinen. Aber es ist notwendig, daß wir auch das erleben. Wir müssen unser Dasein so weit, als es irgend geht, annehmen; alles, auch das Unerhörte, muß darin möglich sein. Das ist im Grunde der einzige Mut, den man von uns verlangt: mutig zu sein zu dem Seltsamsten, Wunderlichsten und Unaufklärbarsten, das uns begegnen kann. Daß die Menschen in diesem Sinne feige waren, hat dem Leben unendlichen Schaden getan; die Erlebnisse, die man >Erscheinungen< nennt, die ganze sogenannte >Geisterwelt<, der Tod, alle diese uns so anverwandten Dinge, sind durch die tägliche Abwehr aus dem Leben so sehr hinausgedrängt worden, daß die Sinne, mit denen wir sie fassen könnten, verkümmert (21) sind.

我们必须尽量宽泛地承受我们的生存；一切，甚至闻所未闻的事物，都是可能的。从根本上，这是我们被要求的唯一的勇气；勇敢地面对我们所能遇到的最稀奇、最惊奇、最无法解释的事物。许多人在这个意义上是怯懦的，这使生活受到极大损伤；人们称作“奇象”的那些体验、所谓“幽灵世界”、死，以及一切与我们相关联的事物，它们都被我们日常的防御排挤到生活之外，甚至我们能够感受它们的那些感官都枯萎了。

Von Gott gar nicht zu reden. Aber die Angst vor dem Unaufklärbaren hat nicht allein das Dasein des Einzelnen ärmer gemacht, auch die Beziehungen von Mensch zu Mensch sind durch sie beschränkt, gleichsam aus dem Flußbett unendlicher Möglichkeiten herausgehoben worden auf eine brache (22) Uferstelle, der nichts geschieht. Denn es ist nicht die Trägheit (23) allein, welche macht, daß die menschlichen Verhältnisse sich so unsäglich (24) eintönig und unerneut von Fall zu Fall wiederholen, es ist die Scheu vor irgendeinem neuen, nicht absehbaren Erlebnis, dem man sich nicht gewachsen glaubt. Aber nur wer auf alles gefaßt (25) ist, wer nichts, auch das Rätselhafteste, nicht ausschließt, wird die Beziehung zu einem anderen als etwas Lebendiges leben und wird selbst sein eigenes Dasein ausschöpfen (26). Denn wie wir dieses Dasein des Einzelnen als einen größeren oder kleineren Raum denken, so zeigt sich, daß die meisten nur eine Ecke ihres Raumes kennen lernen, einen Fensterplatz, einen Streifen (27), auf dem sie auf und nieder (28) gehen. So haben sie eine gewisse Sicherheit. Und doch ist jene gefährvolle Unsicherheit so viel menschlicher, welche die Gefangenen in den Geschichten Poes (29) drängt, die Formen ihrer fürchterlichen Kerker abzutasten und den unsäghlichen Schrecken ihres Aufenthaltes nicht fremd zu sein. Wir

aber sind nicht Gefangene. Nicht Fallen und Schlingen (30) sind um uns aufgestellt, und es gibt nichts, was uns ängstigen oder quälen sollte.

但如果人们对一切都做好准备，无论什么，甚至是最大的谜团也不置之度外，那就可以生动地体验与他人的关系，甚至充分理解自己的存在。正如我们把每个人的存在想像为一块较大或较小的空间，而大多数人只认识到他们空间的一角、一块窗前的空地，或是他们走来走去的一条窄道。这样他们才会有一定的安全感。可是那岌岌可危的不安全感是更人性的，它促使爱伦·坡故事里的囚犯摸索可怕牢狱的四壁，以此不再对牢里不可言喻的恐怖感到陌生。但我们不是囚犯，没有人在我们周围布置陷阱和圈套，没有什么来恐吓我们，烦扰我们。Wir Sind ins Leben gesetzt, als in das Element, dem wir am meisten entsprechen, und wir sind überdies (31) durch jahrtausendelange Anpassung diesem Leben so ähnlich geworden, daß wir, wenn wir stille halten, durch ein glückliches Mimikry (32) von allem, was uns umgibt, kaum zu unterscheiden sind. Wir haben keinen Grund, gegen unsere Welt Mißtrauen zu haben, denn sie ist nicht gegen uns. Hat sie Schrecken, so sind es unsere Schrecken, hat sie Abgründe, so gehören diese Abgründe uns, sind Gefahren da, so müssen wir versuchen, sie zu lieben. Und wenn wir nur unser Leben nach jenem Grundsatz einrichten, der uns rät, daß wir uns immer an das Schwere halten müssen, so wird das, welches uns jetzt noch als das Fremdeste erscheint, unser Vertrautestes und Treuestes werden. Wie sollten wir jener alten Mythen vergessen können, die am Anfange aller Völker stehen; der Mythen von den Drachen, die sich im äußersten Augenblick (33) in Prinzessinnen verwandeln; vielleicht sind alle Drachen unseres Lebens Prinzessinnen, die nur darauf warten, uns einmal schön und mutig zu sehen. Vielleicht ist alles Schreckliche im tiefsten Grunde das Hilfloose, das von uns Hilfe will.

我们被带到生活中，像是进入了最适合我们的原素里。况且我们经过几千年之久的适应已经与这种生活水乳交融了。如果我们静止不动，凭借成功地适应环境，便很难同我们周围的一切区别开来。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我们的世界，因为它并不与我们为敌。它的恐惧，就是我们的恐惧；它有难测的深渊，这深渊也是属于我们的；有危险，我们就必须尝试去爱这些危险。如果我们按照必须永远把握艰难的原则安排生活，那么现在还让我们感到最陌生的事物将成为我们的至亲至爱。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各个民族形成之初产生的那些古老神话呢？巨龙在最紧急的时刻转变为公主的那段神话。或许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巨龙都是公主，她们只是等待着，好好地、勇敢地凝视我们一回。或

许一切恐怖之物在最深层的意义上都是无助的，它们期待我们的帮助。

Da dürfen Sie, lieber Herr Kappus, nicht erschrecken, wenn eine Traurigkeit vor Ihnen sich aufhebt, so groß, wie Sie noch keine gesehen haben; wenn eine Unruhe, wie Licht und Wolkenschatten, über Ihre Hände geht und über all Ihr Tun. Sie müssen denken, daß etwas an Ihnen geschieht, daß das Leben Sie nicht vergessen hat, daß es Sie in der Hand hält; es wird Sie nicht fallen lassen. Warum wollen Sie irgendeine Beunruhigung, irgendein Weh, irgendeine Schwermut (34) von Ihrem Leben ausschließen, da Sie doch nicht wissen, was diese Zustände an Ihnen arbeiten? Warum wollen Sie sich mit der Frage verfolgen, woher das alles kommen mag und wohin es will? Da Sie doch wissen, daß Sie in Übergängen sind und nichts so sehr wünschen, als sich zu verwandeln. Wenn etwas von Ihren Vorgängen krankhaft ist, so bedenken Sie doch, daß die Krankheit das Mittel ist, mit dem ein Organismus sich von Fremden befreit; da muß man ihm nur helfen, krank zu sein, seine ganze Krankheit zu haben und auszubrechen, denn das ist sein Fortschritt. In Ihnen, lieber Herr Kappus, geschieht jetzt so viel; Sie müssen geduldig sein wie ein Kranker und zuversichtlich wie ein Genesender (35); denn vielleicht sind Sie beides. Und mehr: Sie sind auch der Arzt, der sich zu überwachen hat. Aber da gibt es in jeder Krankheit viele Tage, da der Arzt nichts tun kann als abwarten. Und das ist es, was Sie, soweit Sie Ihr Arzt sind, jetzt vor allem tun müssen.

亲爱的卡普斯先生，如果有一种悲伤摆在您面前，它如此之苦，是您从未领略过的；如果有一种不安，像亮光与云影似地掠过您的双手和你所做的一切，这时您都不要恐惧。您要想到，那是有些事在您身边发生了；那是生活没有忘记您，那是它把您握在手心里，是它让您永不失落。为什么您要把不安、痛苦和忧郁置于您的生活之外呢？因为您不知道，这样对您有什么用？为什么您要追问，这一切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您要知道，您正在过渡之中，只渴望自己有所变化。如果在这些过程中，有一些是病态的，您要想一想，病就是机体摆脱异物的一种手段；所以只须让它生病，使它所有的病发作，因为这对它来说才是一大进步。亲爱的卡普斯先生，现在您内心发生了这么多变故，您要像一个病人一样忍耐，又要像一个康复者一样自信；或许您两者兼是。还有：您也是看护自己的医生。但是生病期间医生有许多天除了等待以外，什么事也不能做。做您自己的医生，这就是您现在首先要做的事。

Beobachten Sie sich nicht zu sehr. Ziehen Sie nicht zu schnelle

Schlüsse aus dem, was Ihnen geschieht; lassen Sie es sich einfach geschehen. Sie kommen sonst zu leicht dazu, mit Vorwürfen (das heißt: moralisch) auf Ihr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die natürlich an allem, was Ihnen jetzt begegnet, mitbeteiligt ist. Was aus den Irrungen, Wünschen und Sehnsüchten Ihrer Knabenzeit in Ihnen wirkt, ist aber nicht das, was Sie erinnern und verurteilen. Die außergewöhnlichen Verhältnisse einer einsamen und hilflosen Kindheit sind so schwer, so kompliziert, so vielen Einflüssen preisgegeben und zugleich so ausgelöst ^[36] aus allen wirklichen

Lebenszusammenhängen, daß, wo ein Laster in sie eintritt, man es nicht ohne weiters Laster nennen darf. Man muß überhaupt mit den Namen so vorsichtig sein; es ist so oft der Name eines Verbrechens, an dem ein Leben zerbricht, nicht die namenlose und persönliche Handlung selbst, die vielleicht eine ganz bestimmte Notwendigkeit dieses Lebens war und von ihm ohne Mühe aufgenommen werden könnte. Und der Kraft-Verbrauch scheint Ihnen nur deshalb so groß, weil Sie den Sieg überschätzen; nicht er ist das > Große <, das Sie meinen geleistet zu haben, obwohl Sie recht haben mit Ihrem Gefühl; das Große ist, daß schon etwas da war, was Sie an Stelle jenes Betrugses ^[37] setzen ^[38] durften, etwas Wahres und Wirkliches. Ohne dieses wäre auch Ihr Sieg nur eine moralische Reaktion gewesen, ohne weite Bedeutung, so aber ist er ein Abschnitt Ihres Lebens geworden. Ihres Lebens, lieber Herr Kappus, an das ich mit so vielen Wünschen denke. Erinnern Sie sich, wie sich dieses Leben aus der Kindheit heraus nach den > Großen < gesehnt hat? Ich sehe, wie es sich jetzt von den Großen fort nach den Größeren sehnt. Darum hört es nicht auf schwer zu sein, aber darum wird es auch nicht aufhören zu wachsen.

Und wenn ich Ihnen noch eines sagen soll, so ist es dies: Glauben Sie nicht, daß der, welcher Sie zu trösten versucht, mühelos unter den einfachen und stillen Worten lebt, die Ihnen manchmal wohlzutun. Sein Leben hat viel Mühsal ^[39] und Traurigkeit und bleibt weit hinter Ihnen zurück. Wäre es aber anders, so hätte er jene Worte nie finden können.

如果我还应该再对您说点什么，那么就是：您不要以为，那个试图宽慰您的人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那些对您或许有裨益的、简单而平静的几句话里。他的生活中必定有许多艰辛和悲伤，远不如您过得好。不然，他绝不可能找到那几句话。

Ihr:

注释

- [1] Borgeby gård 波格比庄园
- [2] Flädie 瑞典的弗拉底
- [3] verstimmend 不快乐的
- [4] übertönen 盖过……的声音
- [5] verschmäht 被蔑视
- [6] Vorwerk 堡垒外围
- [7] Gewohntes 习以为常的事物
- [8] fortnehmen 夺去
- [9] Kammer 心房
- [10] ereignislos 空虚的
- [11] unbeirrt 坚定不移地
- [12] widerfahren 发生，遇到
- [13] aufsaugen 吸收
- [14] ohnegleichen 绝无仅有的
- [15] Preisgegebensein 交付，奉献
- [16] Namenloses 无名之物
- [17] vermeinen 臆测
- [18] hinausschleudern 抛掷
- [19] auseinander Sprengen 粉身碎骨
- [20] hinauszuwachsen 超越
- [21] verkümmert 枯萎的
- [22] brach 荒芜的
- [23] Trägheit 惰性
- [24] unsäglich 非常
- [25] auf...gefaßt sein 对……做好准备
- [26] ausschöpfen 充分利用
- [27] Streifen 窄道
- [28] auf und nieder 来来回回
- [29] Poe 爱伦·坡 (Allan Poe, 1809-1849)，美国小说家、诗人，擅长描写神秘恐怖故事。这里指的是他的一篇小说《深坑和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描述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黑暗的牢狱里摸索墙壁、猜度牢狱形状的恐怖情况。
- [30] Schlinge 圈套
- [31] überdies 况且
- [32] Mimikry 适应环境
- [33] im äußersten Augenblick 在最紧急的时刻
- [34] Schwermut 忧郁
- [35] Genesender 康复者
- [36] ausgelöst 摆脱
- [37] Betrug 欺骗
- [38] an Stelle...setzen 代替
- [39] Mühsal 辛苦

in dieser Zeit, die ohne Brief vergangen ist, war ich teils unterwegs, teils so beschäftigt, daß ich nicht schreiben konnte. Und auch heute fällt das Schreiben mir schwer, weil ich schon viele Briefe schreiben mußte, so daß meine Hand müde ist. Könnte ich diktieren, so würde ich Ihnen vieles sagen, so aber nehmen Sie nur wenige Worte für Ihren langen Brief.

Furuborg (1) , Jonsered, in Schweden, am 4. November 1904

MEIN LIEBER HERR KAPPUS,

in dieser Zeit, die ohne Brief vergangen ist, war ich teils unterwegs, teils so beschäftigt, daß ich nicht schreiben konnte. Und auch heute fällt das Schreiben mir schwer, weil ich schon viele Briefe schreiben mußte, so daß meine Hand müde ist. Könnte ich diktieren, so würde ich Ihnen vieles sagen, so aber nehmen Sie nur wenige Worte für Ihren langen Brief.

Ich denke, lieber Herr Kappus, oft und mit so konzentrierten Wünschen an Sie, daß Ihnen das eigentlich irgendwie helfen müßte. Ob meine Briefe wirklich eine Hilfe sein können, daran zweifle ich oft. Sagen Sie nicht: ja, sie sind es. Nehmen Sie sie ruhig auf und ohne vielen Dank, und lassen Sie uns abwarten, was kommen will.

Es nützt vielleicht nichts, daß ich nun auf Ihre einzelnen Worte eingehe; denn was ich über Ihre Neigung zum Zweifel sagen könnte oder über Ihr Unvermögen (2) , das äußere und innere Leben in Einklang zu bringen (3) , oder über alles, was Sie sonst bedrängt (4) -: es ist immer das, was ich schon gesagt habe: immer der Wunsch, Sie möchten Geduld genug in sich finden, zu ertragen, und Einfalt (5) genug, zu glauben; Sie möchten mehr und mehr Vertrauen gewinnen zu dem, was schwer ist, und zu Ihrer Einsamkeit unter den anderen. Und im übrigen lassen Sie sich das Leben geschehen. Glauben Sie mir: Das Leben hat recht, auf alle Fälle.

还是我说过的那些话：我依然希望您内心有充分的忍耐去承受，有充分单纯的心去相信；您会越来越信任艰难的事情和您在众人中间感到的寂寞。此外，您要让生活顺其自然。请您相信我：无论如何，生活是合理的。

Und von den Gefühlen: rein sind alle Gefühle, die Sie zusammenfassen und aufheben; unrein ist das Gefühl, das nur eine Seite Ihres Wesens erfaßt und Sie so verzerrt. Alles, was Sie angesichts Ihrer Kindheit denken können, ist gut. Alles, was mehr aus Ihnen macht, als Sie bisher in Ihren besten Stunden waren, ist recht. Jede Steigerung ist gut, wenn sie in Ihrem ganzen Blute ist, wenn sie nicht Rausch ist, nicht Trübe, sondern Freude, der man auf den Grund sieht. Verstehen Sie, was ich meine?

谈到情感：凡是使您集中向上的情感都是纯洁的；而那种只触动您本性一面，而使您有所偏差的情感是不纯洁的。面对童年，您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凡是能够比您迄今为止最美好的时刻还更能

表现个性的，都是合理的。每次提高都是好的，倘若它流淌在您的全部血液里，倘若它不是迷醉癫狂，不是忧郁糊涂，而是一望见底的欢悦。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Und Ihr Zweifel kann eine gute Eigenschaft werden, wenn Sie ihn erziehen. Er muß ^[6] wissend werden, er muß Kritik werden. Fragen Sie ihn, sooft er Ihnen etwas verderben will, weshalb etwas häßlich ist, verlangen Sie Beweise von ihm, prüfen Sie ihn, und Sie werden ihn vielleicht ratlos und verlegen, vielleicht auch aufbegehrend ^[7] finden. Aber geben Sie nicht nach, fordern Sie Argumente und handeln Sie so, aufmerksam und konsequent, jedes einzelne Mal, und der Tag wird kommen, da er aus einem Zerstörer einer Ihrer besten Arbeiter werden wird, -vielleicht der klügste von allen, die an Ihrem Leben bauen.

您的怀疑可以成为一种好的品质，假如您好好地“培养”它。怀疑必须成为“明智”的，必须成为批判。当它对您有所损害时，您要问它，“为什么”这般丑恶，向它索要证据，考验它。您也许见到它会仓皇失措，或许也会有所抵触，但不要让步，要它说明理由。您每一次都要专心致志、坚定不移地这样做，终有一天它会从一个破坏者转变为您最好的帮手，——或许是所有参与构建您生活的帮手中最聪明的一个。

Das ist alles, lieber Herr Kappus, was ich Ihnen heute zu sagen vermag. Aber ich sende Ihnen zugleich den Separatdruck ^[8] einer kleinen Dichtung, die jetzt in der Prager „Deutschen Arbeit“ erschienen ist. Dort rede ich weiter zu Ihnen vom Leben und vom Tode und davon, daß beides groß und herrlich ist.

Ihr:
Rainer Maria Rilke

注释

- [1] Furuborg 弗卢堡（位于瑞典）
- [2] Unvermögen 无能
- [3] in Einklang bringen 使……协调起来
- [4] bedrängen 困扰
- [5] Einfalt 单纯
- [6] wissend 明智的
- [7] aufbegehrend 反抗地
- [8] Separatdruck 特印本，这里指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克里斯托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Die Weise von Liebe und Tod des Cornets Christoph Rilke）。

Sie sollen wissen, lieber Herr Kappus, wie froh ich war, diesen schönen Brief von Ihnen zu haben. Die Nachrichten, die Sie mir geben, wirklich und aussprechbar, wie sie nun wieder sind, scheinen mir gut, und je länger ichs bedachte, desto mehr empfand sie als tatsächlich gute. Dieses wollte ich Ihnen eigentlich zum Weihnachtsabend schreiben; aber über der Arbeit, in der ich diesen Winter vielfach und ununterbrochen lebe, ist das alte Fest so schnell herangekommen, daß ich kaum mehr Zeit hatte, die nötigsten Besorgungen zu machen, viel weniger zu schreiben.

Paris, am zweiten Weihnachtstage 1908

Sie sollen wissen, lieber Herr Kappus, wie froh ich war, diesen schönen Brief von Ihnen zu haben. Die Nachrichten, die Sie mir geben, wirklich und aussprechbar, wie sie nun wieder sind, scheinen mir gut, und, je länger ichs bedachte, desto mehr empfand ich sie als tatsächlich gute. Dieses wollte ich Ihnen eigentlich zum Weihnachtsabend schreiben; aber über der Arbeit, in der ich diesen Winter vielfach und ununterbrochen lebe, ist das alte Fest so schnell herangekommen, daß ich kaum mehr Zeit hatte, die nötigsten Besorgungen zu machen, viel weniger zu schreiben.

Aber gedacht hab ich an Sie in diesen Festtagen oft und mir vorgestellt, wie still Sie sein müssen in Ihrem einsamen Fort ⁽¹⁾ zwischen den leeren Bergen, über die sich jene großen südlichen Winde stürzen ⁽²⁾, als wollten sie sie in großen Stücken verschlingen.

Die Stille muß immens ⁽³⁾ sein, in der solche Geräusche und Bewegungen Raum haben, und wenn man denkt, daß zu allem noch des entfernten Meeres Gegenwart hinzukommt und mittönt ⁽⁴⁾, vielleicht als der innerste Ton in dieser vorhistorischen Harmonie, so kann man Ihnen nur wünschen, daß Sie vertrauensvoll und geduldig die großartige Einsamkeit an sich arbeiten lassen, die nicht mehr aus Ihrem Leben wird zu streichen ⁽⁵⁾ sein; die in allem, was Ihnen zu erleben und zu tun bevorsteht, als ein anonymer Einfluß fortgesetzt und leise entscheidend wirken wird, etwa wie in uns Blut von Vorfahren sich unablässig bewegt und sich mit unserm eigenen zu dem Einzigen, nicht Wiederholbaren zusammensetzt, das wir an jeder Wendung unseres Lebens sind.

这种寂静必定是广袤无限的，好让这样的风声风势在其中驰骋。再想一想，还有那辽远的大海也同时鸣奏，如同远古和声中最为内在的音律，那么我希望您能满怀信心且耐心地让这壮观的寂寞在您身上发作，它将不会再从您的生命中拂去；在您即将体验和从事的一切事情中，它像一种无名的力量永远延续着，并且默默地发挥着关键作用，犹如祖先的血液在我们体内不断地流淌，并和我们的血液交融，成为唯一的、绝无仅有的整体，就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转折点。

Ja: ich freue mich, daß Sie diese feste sagbare Existenz mit sich haben, diesen Titel, diese Uniform, diesen Dienst, alles dieses Greifbare und Beschränkte, das in solchen Umgebungen mit einer gleich isolierten nicht zahlreichen Mannschaft Ernst und

Notwendigkeit annimmt, über das Spielerische (6) und Zeithinbringende (7) des militärischen Berufs hinaus eine wachsame Verwendung bedeutet und eine selbständige Aufmerksamkeit nicht nur zuläßt, sondern geradezu erzieht. Und daß wir in Verhältnissen sind, die an uns arbeiten, die uns vor große natürliche Dinge stellen von Zeit zu Zeit, das ist alles, was not tut.

Auch die Kunst ist nur eine Art zu leben, und man kann sich, irgendwie lebend, ohne es zu wissen, auf sie vorbereiten; in jedem Wirklichen ist man ihr näher und benachbarter als in den unwirklichen halbartistischen (8) Berufen, die, indem sie eine Kunstnähe vorspiegeln (9), das Dasein aller Kunst praktisch leugnen (10) und angreifen (11), wie etwa der ganze Journalismus (12) es tut und fast alle Kritik und dreiviertel dessen, was Literatur heißt und heißen will. Ich freue mich, mit einem Wort, daß Sie die Gefahr, dahinein zu geraten, überstanden (13) haben und irgendwo in einer rauhen (14) Realität einsam und mutig sind. Möchte das Jahr, das bevorsteht, Sie darin erhalten und bestärken.

艺术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我们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都会不知不觉地为之做准备；任何一种真实的生活都要比那些虚假的、半艺术的职业要更接近于艺术。这些职业假装与艺术很接近，实际上却否定和损害了一切艺术的存在，例如所有报章文字、几乎整个批评界和四分之三自命文学或想自命文学的作品，都是如此。我很高兴，一言以概之，您经受住了易于陷入其中的危险，寂寞而勇敢地生活在无情现实中的某处。我期望，即将到来的一年会使您在这样的生活里更加坚定强大。

Immer

Ihr:
R. M. Rilke

注释

- [1] Fort 堡垒
- [2] sich stürzen 袭来
- [3] immens 无法估量的，无限的
- [4] mittönen 共奏
- [5] streichen 消灭
- [6] Spielerisches 游戏
- [7] Zeithinbringendes 消遣
- [8] halbartistisch 半艺术的
- [9] vorspiegeln 用……欺骗，佯作
- [10] leugnen 否定

- [11] angreifen 损害
- [12] Journalismus 报章文字
- [13] überstehen 经受
- [14] rauh 无情的

作者生平简表

Rainer Maria Rilke (1875 - 1926)

赖纳·玛丽亚·里尔克 (1875 - 1926)

1875 Geburt in Prag als Sohn eines Eisenbahnbeamten Josef Rilke und dessen Frau Phia.

生于布拉格，铁路职员约瑟夫·里尔克和菲娅之子。

1886-1891 Militärschulzeit.

在陆军学校读书。

1891-1892 Besuch der Handelsakademie in Linz.

就读于林茨商学院。

1894 Lyrikband Leben und Lieder (erste Buchveröffentlichung).

处女作诗集《生活与诗歌》出版。

1895 Beginn des Universitätsstudiums in Prag.

就读于布拉格大学。

1896 Fortsetzung seines Studiums der Philosophie an der Universität München.

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哲学。

1897 Übersiedlung nach Berlin, Bekanntschaft mit der Schriftstellerin Lou Andreas-Salomé.

迁居柏林，结识女作家鲁·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1898 Italienreise.

意大利之旅。

1899 Studium der Kunstgeschichte an der Berliner Universität.
于柏林大学攻读艺术史。

1899/1900 Mit Andreas-Salomé bereist er zweimal Russland.
Begegnung mit Leo Tolstoi. Bekanntschaft mit Clara Westhoff.
与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两度相偕游历俄国；拜访列夫·托尔斯泰；
结识女雕刻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

1901 Heirat mit Clara Westhoff. Übersiedlung nach Worpswede.
Geburt der Tochter Ruth.
与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结婚，迁往沃尔普斯韦德，生女名露特。

1902 Reise nach Paris. Bekanntschaft mit dem Künstler Auguste Rodin. Das Buch der Bilder erscheint.
前往巴黎，结识艺术大师奥古斯特·罗丹；《图像集》出版。

1903 Rilkes Monographie über Rodin erscheint in Berlin.
《罗丹论》在柏林出版。

1903-1906 Seine Bekanntschaft mit Rodin sowie seine Reisen nach Paris, Rom und Skandinavien verändern Rilkes poetische Produktionsweise.
结识罗丹和游历巴黎、罗马和斯堪的纳维亚改变了里尔克的诗学创作方式。

1905 Das Stunden-Buch erscheint. Wiederaufnahme des Philosophiestudiums in Berlin bei Georg Simmel.
《时间集》出版；在柏林重拾哲学专业学习，师从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

1906 Privatsekretär bei Rodin. Die Weise von Liebe und Tod des Cornets Christoph Rilke erscheint.
任罗丹的私人秘书；出版《旗手克里斯托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

1907-1908 Aufenthalte in Capri, Paris und Bremen. Neue Gedichte erscheinen.
游历卡普里岛、巴黎、不来梅；《新诗集》出版。

1908 Zur Erinnerung an die 1907 verstorbene Paula Modersohn-Becker schreibt Rilke das Requiem für eine Freundin.

为悼念1907年去世的女画家保拉·莫德松-贝克尔，创作了挽歌《为一位女友而作》。

1908-1909 Aufenthalte in Italien und Frankreich.

旅居意大利和法国。

1910 Sein Tagebuchroman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wird veröffentlicht.

长篇日记体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记事》出版。

1912 Auf Schloss Duino schreibt Rilke Das Marien-Leben.

在亚得里亚海滨的杜伊诺宫殿，创作《玛丽亚生平》。

1914 Zu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schreibt Rilke fünf Kriegesgesänge.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创作颂扬战争的《五歌》。

1915 Militärdienst in Wien.

在维也纳应征入伍。

1916 Versetzung ins Kriegsarchiv nach Wien.

转入维也纳军事档案局。

1918 Rückzug nach München nach Kriegsende. Bekanntschaft mit Hanns Eisler und Ernst Toller.

战后返回慕尼黑，结识汉斯·艾斯勒和恩斯特·托勒。

1919 Übersiedlung in die Schweiz. Bekanntschaft mit Alexander von Jawlensky.

迁居瑞士，结识亚历山大·冯·雅夫伦斯基。

1923 Die Duineser Elegien sowie Die Sonette an Orpheus erscheinen.

出版《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

1924-1926 Häufige Sanatoriumsaufenthalte in Montreux wegen der Erkrankung an Leukämie.

身患白血病，常在蒙特勒疗养。

1926 Tod in Montreux.

病逝于蒙特勒。



外教社 走近经典 德语阅读系列

爱因斯坦晚年集	爱因斯坦	
俾斯麦亲情信札	俾斯麦	
迷惘与混乱	冯塔纳	
雀巷纪事	拉 伯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里尔克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	恩格斯
莫扎特在去布拉格的路上	默里克	
人生的智慧箴言	叔本华	

策划编辑	高云松
责任编辑	陈 懋
整体设计	彬 彬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

Rainer Maria Rilke

Eine Welt wird über Sie kommen, das Glück, der Reichtum, die unbegreifliche Größe einer Welt. Leben Sie eine Weile in diesen Büchern, lernen Sie davon, was Ihnen lernenswert scheint, aber vor allem lieben Sie sie.

Nur der einzelne, der einsam ist, ist wie ein Ding unter die tiefen Gesetze gestellt, und wenn einer hinausgeht in den Morgen, der anhebt, oder hinaus in den Abend schaut, der voll Ereignis ist, und wenn er fühlt, was da geschieht, so fällt aller Stand von ihm ab, wie von einem Toten, obwohl er mitten in lauter Leben steht.



免费下载本书mp3录音，
请参见封二。